尚書集注述疏

尙書集注述疏卷二十五

周書

顧命

鄭氏曰。囘首曰顧。臨終出命。故謂之顧命。蔡氏曰。成王將崩。命羣臣立康王。史敘其事爲篇。是也。康王之誥。史以附於篇末。故史連其文爾。伏生今文合之。則史之舊也。書序分康王之誥爲篇。非也。蓋武王之終。成王之始。流言之變。王室危矣。呂氏謂以是之故。此正其終始特詳焉。成王所以正其終。康王所以正其始。

述曰。說文云。顧。還視也。禮緇衣稱葉公顧命。其例也。釋文

引馬云。成王將崩。顧念康王。馬以爲念者顧之因也。鄭義見書疏史記集解。梅本自王出在應門之内已下爲康王之誥。書疏云。馬鄭本自王若曰已下爲康王之誥。伏生以此篇合於顧命共爲一篇。疏言之馬鄭本者蓋古文本也。史記云。康王卽位。徧告諸侯。作康誥。卽康王之誥也。史遷蓋從序焉。朱子以爲除序讀之。文勢自連。則從伏生今文本也。定元年穀梁傳云。昭公之終。非正終也。定公之始。非正始也。昭無正終。故定無正始。此呂氏之義所繇也。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懌音亦

此史敘顧命之繇也。哉始也。蔡氏謂始生魄十六日也。不懌不說也。蓋言疾危。猶金縢言弗豫也。疾危而惟曰不懌

者。元吳氏謂臣子不忍斥言也。說音悅

述曰。哉生魄詳康誥疏。魄與霸通。劉歆以周公攝政七年。及反政後。成王即政。始為元年。蓋謂非即位改元也。漢志稱三統術引此經而說之云。成王元年。正月。己巳朔。此命伯禽俾侯于魯之歲也。後三十年。四月。庚戌朔。十五日甲子。哉生霸。蓋以此四月。在成王即政後三十年也。然經言哉生魄。又言甲子。則必非同日也。歆以為十五日甲子。非也。且以成王即政。始為元年。誣也。成王命伯禽俾侯于魯者。豈不在即位改元之歲乎。詳洛誥疏。夫以漢志言之。則成王在位三十七年矣。竹書紀年云。成王三十七年陟。蓋僞者襲漢志為之也。詩烈文疏。書疏。引鄭云。此成王二十

八年。居攝六年為年端。鄭以為成王三十七年。去周公居東二年及居攝七年。則二十八年矣。皆非也。詳金縢疏。居攝六年者。將致政之年。故鄭以為改元年之見端爾。鄭於洛誥。亦以為即政改元也。失之矣。劉恕通鑑外紀引王云成王二十八年崩。蓋與鄭同。史記周本紀。不詳成王之年。三代世表。自共和以前亦不詳。蓋闕疑也。不懌釋文云。馬本作不釋。疾不解也。漢志引作王有疾不豫。蓋從今文也。詩頍弁云。庶幾說懌。則懌者說也。吳氏者澄也。元史有傳。稱元者以別宋吳棫之稱氏也。

甲子。王乃洮頮水。相被冕服。憑玉几。洮音桃頮音悔相去聲被皮義反几音倚

此言王將顧命而猶能敬也。洮。頮。皆水。馬氏謂洮髮頮面

也。相者鄭氏謂正王服位之臣。謂大僕也。冕服蔡氏謂袞冕也。被者病不能服而覆其身也。憑玉几者將發命也。呂氏曰。甲子去崩纔一日爾。猶致潔致嚴。蓋臨衆之敬。不以困憊廢。豈一朝一夕之積哉。大音太纔音材憊蒲拜反

述曰。馬義見釋文。詩生民云。釋之叟叟。毛傳云。釋淅米也。叟叟聲也。釋訓云。溞溞淅也。郭注云。洮米聲。玉藻云。沐稷而靧粱。蓋洮者以淅米水沐髮也。漢志注云。沬古靧字。說文云。沬洒面也。類古文沬。段氏云。類从水廾頁會意。兩手匊水洒面也。吳志注引虞翻別傳云。翻奏鄭解顧命洮類爲濯。以爲澣衣成事。洮字虛更作濯。以從其非。誠可怪也。天子類面。謂之澣衣。甚違不知蓋闕之義。此言鄭失也。段

氏云。爲濯之上有脫文。當曰。逃讀爲濯。周官守祧注云。古文祧爲濯。其例也。解爲澣衣。於事或乖。而澣衣自釋濯爾。非統類言之也。周官云。大僕掌正王之服位。禮檀弓云。扶君。卜人師扶右。注云。謂君疾時也。卜當爲僕。聲之誤也。鄭義見書疏。又鄭云。冕。元冕。今攷周官司服言冕服者六。元冕其下也。書疏謂顧命傳重。不惟服元冕而已。是也。覲禮云。天子設斧衣于戶牖之閒。左右几。天子袞冕。負斧依。書疏据之。謂此既憑玉几。明服袞冕也。此蔡義之所繇也。憑佗經作馮。若易論語馮河是也。說文引作凭。謂依几也。廣韻云。纔僅也。易遯象傳云。有疾憊也。言疾困也。

乃同召大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氏。虎臣。百尹。御事。

大音太奭音釋芮如鋭反彤音同

此言王將顧命而召羣臣也同召者謂一時同召之也大保者召公也不稱召公而稱奭者特書名也所以著一人爲四世之舊臣也如書曰召公則將疑其非一人矣鄭氏曰公兼官以六卿爲正次蔡氏曰六卿冢宰召公領之司徒芮伯爲之宗伯彤伯爲之司馬畢公領之司寇衞侯爲之司空毛公領之大保畢毛三公兼也芮彤畢衞毛皆國名諸侯入爲天子公卿是也三公大師大傅大保其序也今先大保者各以其職任爲序不以爵秩也師氏司王朝所以察美善也虎臣虎賁氏所以備非常也皆顧命時之要職故皆書官焉百尹百官之長御事治事之臣統言而

同召之也。大皆音太賁音奔長丁丈反

述曰。漢石經之殘者。有召大保之文。大不作太。蓋經之本文也。召公詳召誥及君奭篇。詩有召南言召公於文王時也。文武成康。則邁於四世矣。此詩卷阿序所稱召康公者也。詩江漢序又稱召穆公爲召公焉。則非一人也。鄭義見詩淇奧疏。定四年左傳云。康叔爲司寇。繇今攷之。周官六卿之序。天地四時。秋官司寇。其次五也。經序衞侯適其次焉。則其餘之序可知也。詩桑柔疏引鄭云。芮伯入爲宗伯。畢公入爲司馬。鄭不以芮伯次司徒。非其序也。於鄭言以六卿爲正次者歧矣。殆詩疏所引之誤歟。君奭序云。召公爲保。周公爲師。隱五年公羊傳云。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

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蓋天下之二伯也。陳氏師凱云。畢公繼周公爲東方諸侯之伯。則亦必繼周公爲大師矣。其毛公爲大傅可知也。三公詳微子篇。三公兼官。漢謂之曰領。此以後而明前爾。書序云。芮伯作旅巢命。詩桑柔疏引鄭書序注云。芮伯周同姓。國在畿內。書疏引世本云。芮姬姓。今陝西同州府朝邑縣有芮鄉。漢志所謂故芮國也。書疏引王云。彤姒姓之國。蓋據夏本紀禹後有彤城氏也。路史云。彤伯爵。成王子。則以爲姬姓矣。今陝西同州府華州有彤城。通鑑胡注言彤國所在者以此也。史記魏世家云。魏之先畢公高之後也。畢公高與周同姓。武王伐紂。而高封於畢。今在陝西西安府長安縣西北。僖二十四年左傳

言文之昭者十六國。畢毛在焉。是皆文王子也。路史云。毛伯國上邽藉水旁。有毛泉。上邽者今甘肅秦州也。然水經注言毛泉者。不言其爲毛國也。史記云。武王立于社南。毛叔鄭奉明水。蓋毛公也。定四年左傳云。聃季爲司空。又云。五叔無官。此聃季者史記管蔡世家所謂聃季載也。杜五叔注有毛叔聃而無曹叔振鐸。豈以顧命毛公次司空而以爲毛叔聃歟。然則聃非無官也。豈此爲聃季注而脫於五叔下歟。抑涉十六國毛聃爲文之昭者而致譌也。詩淇奧序云。衞武公入相於周。此畿外諸侯之言入也。鄭語云。桓公爲周司徒。隱三年左傳云。鄭武公莊公爲平王卿士。皆其例也。以王朝言之。則畿內諸侯亦言入矣。周官云。師

氏掌以媺詔王。居虎門之左。司王朝。媺古美字。虎賁詳立政篇。漢書古今人表有芮伯師伯毛公師氏龍臣。唐顏師古注云。師伯尚書作彤伯。龍臣尚書作武臣。孫氏云。蓋今文尚書也。唐諱虎曰武。班氏之表。以師氏龍臣爲人名。不以爲官名也。

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旣彌留。恐不獲誓言嗣。茲予審訓命汝。幾平聲

自此而下五節。敘成王之顧命也。漸進。幾危也。病者疾之甚。臻至。彌終。獲得也。嗣卽下文嗣德之嗣。訓卽文武大訓之訓。言今疾大進。惟危矣。病且日至。病既不去而終留。恐不得誓言後嗣。此予審訓言以命汝羣臣也。蓋非誓而謂

之誓言者。明其言之謹信也。

述曰。易序卦云。漸者進也。幾危。臻至。釋詁文。論語云。子疾病。病者疾之甚也。彌終。釋言文。孫氏云。既命當終而淹留。當之爲言。於經病添文也。如曰既終而留則不辭矣。凡田與戰之得者皆曰獲。則獲者得也。曲禮云。約信曰誓。釋言云。誓謹也。

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麗陳教則肄。肄不違。用克達殷集大命。重平聲肄以至反

宣著也。重光者文武相繼爲重明也。蔡氏謂猶舜如堯謂之重華也。奠定也。麗猶依也。易之離曰。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又曰。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蓋麗乎正則定矣。

下文所以言自治威儀也。威儀卽自麗其身者也。肄習。集就也。言先王文武著重明之光。定其明所麗者而敷教焉。則皆習之矣。習其教則不違之矣。以能通於殷而就大命也。蓋明而自麗。君之明依於仁。臣之明依於忠。父之明依於慈。子之明依於孝。皆明德之光也。皆定麗也。故以身教者從。繇是達之。化成天下。大命於以集焉。下文所謂誕受羑若者。以此也。

述曰。宣著。詳臯陶謨疏。釋文引馬云。重光日月星也。太極上元。十一月。朔旦冬至。日月如疊璧。五星如連珠。故曰重光。此馬据漢志以太初厤之厤元言之也。非文武之時也。且經於重光言宣者。言文武之德也。豈言文武之時乎。史

記云。虞舜者名曰重華。蓋重華者舜之號也。今於辯僞古文舜典者詳焉夐定。詳禹貢疏。引易者離象傳及象傳文。易晉彖傳云。順而麗乎大明。亦其所自麗者也。僞傳云。定天命施陳教。則勤勞。傳訓麗爲施也。釋文云。麗力馳反。蓋讀若詩魚麗之麗矣。毛傳云。麗歷也。豈訓施乎。其言定天命。於經病添文也。詩谷風毛傳云。肄勞也。以言此經非也。蔡傳云。麗依也。定民所依。陳列教條。則民習服。蔡據多方所謂民之麗也。然不自重光言之。於義未融也。說文云。肄習也。江氏云。重言肄者病甚而語吃也。此以漢書周昌傳所謂期期者推之也。非也。其義當承而言之也。若中庸所謂明則動動則變也。漢石經達作通。集作就。蓋文異而義

不異也。說文云。逵通也。詩小旻云。是用不集。毛傳云。集就也。韓詩外傳集作就。蓋古音同。故義通也。詩大明云。有命既集。毛傳與小旻傳同。

在後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侗音同迓音訝逾音踰

此承上文集大命而言。侗蔡氏謂愚也。成王自稱。迓迎也。天威者卽大命之威也。大訓者卽所以集大命之教也。蔡氏謂大訓述天命者。是也。下文所謂皇天用訓厥道也。逾越也。言敬迎天命。繼守文武大教。無敢昏而越之。蓋恐失其重光也。

述曰。揚子法言云。倥侗顓蒙。蓋侗者愚也。釋文云。馬本作詷。謂共也。徐鍇本說文。引周書曰。在后之詷。徐鉉本所引

者。后上多夏字。蓋後作后者。古通也。夏衍文。詞則侗之假借爾。江氏云。夏中夏也。后謂諸侯。言在中夏諸侯之共主。非也。主之爲言。於經病添文也。且成王無自稱之辭。上下經文。皆不貫也。迓迎。釋詁文。迓古通訝。儀禮訝賓。周官訝士。其例也。段氏云。迓天寶以前必作御。今本衛包改之也。御訓治。謂用天威治民也。卽訓迎。亦當作御。非也。經不言民。今豈當曰敬治天威乎。則訓迎必矣。鄭曲禮自御注云。御當爲迓。迓迎也。然則此經作迓。是也。豈衛包改之乎。說文云。逾。遂進也。引此經而說之。遂猶越也。

今天降疾。殆弗興弗悟。爾尚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釗。宏濟于艱難。(釗音昭)

殆者。蔡氏謂殆將也。興起。悟覺也。元子。大子也。稱元子者。蔡氏謂正其統也。釗康王名。言天今降我疾。殆將寢疾而不起不覺矣。爾庶幾明是我言。以敬保大子釗大濟于王事艱難也。大子之大音太

述曰。禮檀弓言孔子云。予殆將死也。蓋寢疾七日而沒。僞傳云。今天下疾危殆。蓋從殆絕句焉。非也。王憑玉几以言。今且興而悟矣。慮其殆將弗能也。興起。釋言文。悟與寤通。詩考槃毛傳云。寤覺也。釋文云。覺交孝反。又如字。詩兔爰云。尙寐無覺。謂死也。

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夫音乎幾平聲

此顧命之大要也。柔。安。邇。近也。說詳堯典。安。何也。禮曰。安取彼思夫。猶思乎也。亂。治也。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蔡氏謂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是以有動作威儀之則。自治者。正其身而不假外求也。冒。貢而前也。貢。進也。非幾。不善之幾也。蔡氏謂幾者。動之微。而善惡之所由分也。非幾。則發於不善而陷於惡矣。威儀舉其著於外者而勉之也。非幾舉其發於中者而戒之也。威儀之治。皆本於一念之微。孔子所謂知幾也。言能安遠者。先能安近。今何以勸小大衆邦。必思乎人自治于威儀。爾羣臣毋以釗蒙而前進于不善之幾。蓋庶邦。遠也。威儀。近也。幾尤其近也。苟有非幾。當明而先止之。斯自治其近者。而己柔安矣。

於是乎其違者勸焉。則人亦柔安也。所謂奠麗陳教則肆
肆不違也。威儀自麗其身。今自治而奠定之。是以身教也。
孰不勸而肆習不違乎。此即文武大訓。而顧命則審訓命
之者也。皋陶謨曰。庶明厲翼。邇可遠在茲。又曰。無教逸欲
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皆思乎此也。此詩言文王
者所以言萬邦作孚也。孟子言武王者所以言不泄邇不
忘遠也。大學言平天下者所以言皆自明也。中庸言愼獨
者所以言知遠之近。知微之顯也。○謹案自治威儀。而以
柔安言之。何也。衛武公之詩曰。敬爾威儀。無不柔嘉。蓋其
思自治之敬也。其柔安之道與。尹吉甫之詩曰。仲山甫之
德。柔嘉維則。又曰。威儀是力。故曰。袞職有闕。維仲山甫補

之。蓋其補非幾之闕也。其皆柔安之道與。斯道也。非卽成王之死而不忘者乎。蘇氏曰。死生之際。聖賢之所甚重也。成王將崩之一日。被冕服以見百官。出經遠保世之言。其不死於燕安婦人之手也。明矣。其致刑措宜哉。呂氏曰。曾子將終。以示孟敬子。皆近在於威儀容貌顏色辭氣之閒。然則道之同也。泄音薛

述曰。引禮者曲禮文。疏云。安取彼。猶何取彼。蓋以安為何也。易同人象傳疏同。論語云。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亦其例也。僞傳云。安小大衆國勸使為善。蔡傳云。安寧勸導小大。不可偏。皆於文未適也。釋詁云。柔安也。今言柔又言安。豈複也乎。此以安為何。與所謂思夫者為

呼應之辭。上下經文。皆相貫也。易繫辭傳云。履信思乎順。蓋諸經以夫爲語助者。多與乎同。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襄三十一年左傳文。蓋古訓也。成十三年左傳云。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蓋民者人也。猶詩稱先民。統君臣而言也。僞傳云。羣臣宜思夫人。夫人自治於威儀。然後足以率人。汝無以釗冒進於非危之事。此傳讀夫若扶也。論語云。夫人不言。其例也。釋文云。夫人如字。注同。非也。此据召誥傳夫讀如字。而失之也。蔡傳云。成王思夫人之所以爲人者。自治於威儀爾。蔡以思夫爲言。與傳言夫人者不同。言人自亂于威儀。猶商書言人自獻于先王也。蔡以思自成王言

之。若成王至是乃思之者。於義未融也。傳以思自羣臣言之。於義未悉也。經固統釗與羣臣言之也。傳釋幾爲危。書疏謂非事危事。以事言之。於經病添文也。釋文云。冒馬鄭王作勖。蓋異文也。或曰。於非幾言勖勉者。猶盤庚言勸憂也。釋文云。貢馬鄭王作贛。馬云。陷也。江氏云。說文。䧟作[illegible]。故馬義然也。又云。冒觸也。周語云。宜觸冒人。非幾不善也。易繫辭傳云。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說文云。吉善也。然則幾爲善矣。幾爲善。則非幾爲不善矣。言女毋以釗觸陷于不善。此江氏之申馬義也。孫今攷之。易繫辭傳云。知幾其神乎。蓋知幾則有吉無凶。故曰吉之先見者也。豈謂幾之必吉邪。幾者動之微。非幾猶未陷也。蒙而前進。則陷

矣。蔡義與馬義不同。而該馬義於其中也。說文云。冒冢而前也。冡。今作蒙。言蔽其目也。襄四年左傳云。冒于原獸。杜注云。冒貪也。蓋貪于原獸。則蒙而前矣。凡物之上進者皆曰貢。則貢者進也。或曰。周語云。國之將亡。其君貪冒辟邪。文十八年左傳云。貪于飲食。冒于貨賄。杜注云。冒亦貪也。詩楚茨毛傳云。幾期也。孟子云。不及貢。謂不及貢期也。以言此經。言汝無以釗貪貢于非期。此古說也。史記言顧命者云。申告以文王武王之所以爲王業之不易。務在節儉。毋多欲。以篤信臨之。今顧命中惟冒爲多欲之義。爾釋文云。冒。一音墨。是古說以爲貪墨也。今不從者。於義未深也。君子防微。有止欲於其先者矣。引萬邦者。詩文王文。孟子

趙注云。泄。狎也。朱子云。邇者。人所易狎。蓋非幾所係動也。引威儀者。詩抑及烝民文。鄭箋云。柔。安也。又云。嘉。美也。毛傳云。有袞冕者。君之上服也。仲山甫補之。善補過也。鄭箋云。袞職者。不敢斥王之言也。莊三十二年穀梁傳云。男子不絕於婦人之手。以齊終也。范注云。齊。絜。蓋正其終也。史記云。成康之際。刑錯四十餘年不用。錯。與措通。

茲旣受命。還。出綴衣于庭。越翼日乙丑。王崩。還音旋

此言旣顧命而王崩也。還者。羣臣退也。綴衣。謂所聯綴之室衣。出者。徹之也。庭。謂路寢之庭。蔡氏以為若喪大記疾病君徹縣者。是也。翼日。明日也。天子死。曰崩。縣音懸

述曰。綴衣。詳立政篇。春秋。莊公三十有二年。八月。癸亥。公

薨于路寢。穀梁傳云。路寢正寢也。寢疾居正寢，正也。則王崩可知也。周官小胥云。王宮縣。諸侯軒縣。蓋樂縣也。疾病則徹焉。天子死曰崩。曲禮文。周官幕人疏引鄭云。連綴小斂大斂之衣于庭中。蓋鄭讀曰還出失之矣。下文何以言設綴衣于大斂後乎。禮檀弓云。喪具。君子恥具。一日二日而可爲也者。君子弗爲也。注云。辟不懷也。王制云。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十月制。九十日修。惟絞紟衾冒死而後制。此大夫以下且然。況於王乎。江氏以鄭說爲豫凶事。是也。釋文云。王崩馬本作成王崩。馬云。安民立政曰成。馬之釋成。從周書謚灋也。漢志白虎通所引者與馬同。周官鄉司農注於司几筵引有成字。於天府引則無之。蓋異文也。或

曰。成者王生稱之也。蓋生號也。沒以爲謚焉。呂氏春秋云。
文王造之而未遂。武王遂之而未成。周公抱少主而成之。
故曰成王。史記魯世家云。周公誡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
王之弟。成王之叔。此成者王生稱之也。非也。此史之追稱
云爾。史記晉世家云。蕭桐姪子頃公母。頃公母猶晉侯母。
蓋頃公母者史之追稱。左傳本稱寡君之母也。漢本紀云。
家令說太公曰。今高祖雖子。人主也。漢書改高祖爲皇帝。
從本稱也。史之追稱。古有之矣。左傳云。陳桓公方有寵于
王。其例也。詩序云。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其詩云。二后
受之。成王不敢康。周語引此詩而釋之云。是道成王之德
也。成王能明文昭定武烈者也。韋昭云。謂文武成其王功。

非謂周成王身也。詩鄭箋與周語義同。此猶酒誥言殷者亦言成王德顯也。賈誼新書云。昊天有成命。頌之盛德也。二后。文王武王也。成王者。武王之子。文王之孫。非也。郊祀之詩。必周公相成王爲之也。制禮作樂。孰大於是乎。必非遞康王爲之也。既爲成王郊祀之詩。雖成王生有其稱。若商頌湯稱武王者。亦豈稱之以郊祀哉。曲禮云。父前子名。王之事天。猶事父也。是未可据詩以爲生號也。且生號亦不然矣。經下文言新陟王。此進告者所稱也。以王崩未諱亦無生號也。茍有生號。則進告者當從之稱成王矣。何以稱曰新陟王乎。然而今又不從成王爲追稱者。何也。春秋書崩者。書曰天王崩。則史稱王崩者。於文尤適也。

大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干戈。虎賁百人。逆子釗于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賁音奔

此言即特禮而主喪也。稱大保命者。蔡氏謂以冢宰攝政也。仲桓。南宮氏也。桓毛。其名。此二人。即上文所謂虎臣也。故以二干戈而率虎賁焉。周官。虎賁氏下大夫二人。虎士八百人。今百人。其尤者也。俾使。爰引也。呂氏也。姜姓之後。伋其名。稱齊侯呂伋者。明其爲王舅也。成王母邑姜齊大公呂望之女。伋。大公之子丁公也。逆迎也。范氏謂特出而迎之。所以顯之於衆是也。經言逆不言出者。非闕文也。繇上文可知也。上文顧命所言者。皆元子釗本在之辭。不言召立焉。今而逆之則其出可知也。此古史之簡而明也。子釗

者王在喪之稱。蓋稱子稱名。若親存也。南門。謂外朝所在之臯門。蓋王朝五門。臯門爲至南。故又名之曰南門。南門之外。萬民所聚也。延。進也。從後詔禮曰延。翼室。謂路寢之東夾室。蓋初喪未諒闇也。恤。憂宅居。宗。主也。謂進入夾室。憂居主喪焉。蓋迎而進之者齊侯也。萬民聚觀。非虎臣衞之。不肅也。所命三人。書氏書名。愼其人也。此大保召公戒於流言之變而爲之也。周官。小司寇掌外朝之位。以致萬民而詢焉。其三曰詢立君。今王立元子釗。則無詢矣。然萬民於子釗猶未覩也。非釋衆疑之道也。今自南門而出入焉。是歷乎外朝致萬民之所也。萬民不昭然哉。呂氏曰。發命者冢宰。承命者勲戚顯諸侯。慮患深矣。入自端門。萬民

咸覲。與天下共之也。延入翼室。爲憂居之宗。示天下不可一日無統也。唐穆敬文武以降。閹寺執國命。易主於宮掖。而外廷猶不聞。然後知周之制。不可廢也。大公之大音太朝直遥反諒闇皆平聲闇音奄

述曰。仲氏者。隱八年左傳所謂以字爲氏也。君奭稱南宮括。則毛蓋賢臣之後也。漢書古今人表作中桓南宮髦。蓋異文也。周官虎賁氏云。國有大故。則守王門。大喪亦如之。其下旅賁氏云。喪紀則執戈盾。蓋以旅助乎虎賁也。俾使。釋詁文。說文云。爰引也。故援者以手引之也。周語云。祚四嶽國。賜姓曰姜。氏曰有呂。蓋呂者四嶽之後也。昭十二年左傳云。齊王舅也。傳自呂伋事康王者言之也。杜注云。成

王母齊大公女。此昭元年左傳所謂武王邑姜也。史記齊世家云。大公卒。子丁公呂伋立。葢齊侯也。釋詁云。爰于也又云。于。於也。僞傳云。使桓毛二臣。各執干戈。於齊侯呂伋索虎賁百人。伋爲天子虎賁氏。非也。周之兵。司馬掌之。虎賁氏屬焉。當是時。領司馬者畢公也。虎賁氏。秩下大夫。今勳戚顯諸侯如呂伋者。豈入而兼爲之乎。如兼爲之。何以大保不卽命呂伋乎。索之爲言。於經病添文也。逆迎說文義也。范氏者祖禹也。宋史有傳。莊三十二年公羊傳云。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公。則王崩可推也。此所稱者。謂其民臣稱之也。文九年公羊傳云。以諸侯之踰年卽位。亦知天子之踰年卽位也。以天子三年然後

稱王。亦知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也。踰年稱公矣。則曷爲於其封內三年稱子。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緣終始之義。一年不二君。不可曠年無君。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此所稱者。謂天子諸侯之自稱也。故白虎通釋之云。謂稱王發號令也。若夫經下文稱子釗爲王者。何也。春秋繁露云。天子三年然後稱王。經禮也。有故則未三年而稱王。變禮也。康王以子繼父。非有他故。而稱王者。史臣之辭也。詳下文疏。僞傳云。臣子皆侍左右。將正大子之尊。故出於路寢門外。蔡傳言路寢門者略同。繇今攷之。路寢門者。經稱之曰畢門。不稱南門也。外朝詳召誥攷位疏。五門詳下文疏。或曰。此大子在外奔喪而逆之也。無逸云。其

在高宗。時舊勞于外。則大子有在外者。如其說。則成王之命。何以不言召立元子釗邪。覲禮云。擯者延之曰。升。注云。從後詔禮曰延。釋詁云。延進也。喪禮既殯。居倚廬。蓋在中門外之東。所謂諒闇也。今未殯。居翼室。必路寢之東矣。夾室東西。如鳥之翼也。喪大記云。旣正尸。子坐于東方。卿大夫父兄子姓立于東方。則此之居東可推也。喪大記注云。正尸者遷尸牖下南首也。白虎通言宗族云。宗尊也。爲先祖主也。蓋尊之所以主之也。漢書周勃傳云。謁者持戟衞端門。今言端門。以明南門之正爾。唐穆宗敬宗文宗武宗此四世也。閽寺者蓋周官奄人寺人也。唐之宦官。其職也。若敬宗卽位二年。宦官劉克明等弒帝。立絳王悟。宦官王

守澄等討克明。殺悟。立江王涵。卽位。是爲文宗。若武宗疾。不能言。宦官定策立太叔忱。帝崩。太叔忱卽位。是爲宣宗。若懿宗崩。宦官立少子普王儼爲太子。卽位。是爲僖宗。皆閹寺執國命者也。見新舊唐書。

丁卯。命作冊度。

此將傳顧命而先有作也。丁卯。王崩之三日也。命者。承上文大保而言。其命於三日者。宋王氏謂大斂後也。冊者。顧命之書冊也。命大史作之。度者。傳冊之禮度也。命大宗作之。經不言所命者。皆見下文也。禮以義起。故謂之作。

述曰。儀禮士喪禮。自死之日言之。厥明小斂。又厥明大斂。而儀禮無言天子之喪者。於是乎言天子斂日異矣。王氏

安石云。尊卑皆同。故以丁卯爲大斂日焉。書疏於下文引鄭云。癸酉蓋大斂之明日也。今攷王制云。天子七日而殯。王以乙丑崩。辛未爲七日。壬申爲八日。鄭以大斂與殯同日。而云然者。曲禮云。生與來日。死與往日。鄭注云。與猶數也。生數來日。謂成服杖。以死明日數也。死數往日。謂殯斂。以死日數也。此士禮貶於大夫者。大夫以上皆以來日數。今鄭不數乙丑。則壬申爲七日。是癸酉爲大斂之明日也。然曲禮下文不日知生者弔。知死者傷乎。生者與之來日。故弔之。死者與之往日。故傷之。豈如鄭說乎。孝經云。三日而食。教民無以死傷生。毀不滅性。此聖人之政也。中庸云。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夫三日而食。非以旣大斂乎。如天

子以七日大斂。且以來日數也。是八日而食矣。其不毀而滅性乎。僞傳云。命史爲冊書灋度。蔡傳同。書疏云。經不言命史。史是常職。不假言之。非也。經何以言命士須材乎。周官。內史掌策命。疏固据言之矣。而疏云。旣作策書。因作受策灋度。繇是言之。是豈史兼作之乎。策與冊通。

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相去聲

此本書其傳顧命之日。而先於是日言喪紀也。癸酉。旣殯之二日也。言大保。文言伯相者。互文相備也。蔡氏謂召公以西伯爲相也。周官。山虞之屬。皆士爲之。故今命焉。須需也。言待用而取之也。材。謂材木。將以爲槨也。禮曰。旣殯旬而布材。○謹案下文所敘者。陳設而傳顧命。遞乎朝享而

反喪服。皆癸酉之日也。蓋自丁卯之日。凡所命者作冊焉。作度焉。其事以七日而皆豫矣。其陳設之文雖繁。其行禮之節實簡。固可行之一日閒也。何疑於冊命之事而史不日哉。先儒以爲闕文。非也。癸酉之日。先命須材者。喪事嚴也。其陳設卽於癸酉之日者。神席不可以先處。重器不可以遽陳。崇敬之道也。褻先結反

述曰。周官大宗伯云。九命作伯。注云。謂上公有功德者。加命爲二伯。蓋東伯西伯也。隱五年公羊傳云。三公者何。天子之相也。書疏引王云。召公爲二伯。相王室。故曰伯相。蔡言西伯者。据下文大保率西方諸侯也。或曰。相。卽相被冕服之相。伯。其長也。非也。材木。蓋送死之大事。豈不以冢宰

命之乎。且士者統百祀虞人而言也。非冢宰何以能命之乎。周官云。山虞每大山。中士四人。下士八人。令萬民時斬材。有期日。林衡。每大林麓。下士十有二人。若斬木材。則受灋於山虞。而掌其政令。此士之職也。易象傳云。需須也。今轉注之。引禮者。檀弓文。注云。材。椁材也。檀弓云。君卽位而爲椑。歲一漆之。藏焉。此言棺也。又云。天子崩。虞人致百祀之木。可以爲棺椁者斬之。此言棺之椁也。疏云。百祀者。王畿內諸臣采地之祀。必取祀木者。賀瑒云。君存則人神均慶。沒則等其哀傷。是也。充虞問於孟子云。使虞敦匠事。嚴虞不敢請。謂材木之事也。此喪紀不可緩者也。

狄設黼扆綴衣。扆依上聲

自此而下八節。方傳顧命而陳設之度也。狄者蔡氏謂供役者也。喪大記曰。狄人設階。不言命狄者。統於上文命作冊度之中也。扆者依也。黼扆者繪繡為斧文之飾。在王位後而依之也。禮說以為如屏風然。蓋狄之所設者。設於路寢。如王生時。經先言此者。以四嚮皆兼設之也。蔡氏謂不知神之在此乎。在彼乎。故兼設之也。依如字

述曰。祭統云。翟者樂吏之賤者也。翟與狄通。蓋吏役通稱也。書疏云。狄設亦伯相命之。不言所命。從上省文也。疏言省文。是矣。其言伯相命之。於義未悉也。論語云。籩豆之事。則有司存。此從上之作冊度者命之爾。釋器云。黼謂之斧。詳皋陶謨篇。扆漢石經作衣。蓋衣者依也。亦扆之義也。釋

宮云。牖戶之閒謂之扆。書疏引李巡云。謂牖之東戶之西。是也。扆與依通。周官司几筵云。王位設黼依。注云。依之制如屏風然。蓋以漢制明之也。黼依者。覲禮所謂斧依也。扆以戶牖之閒而名。本其初言之爾。其後隨王位所依而設焉。經下文不惟言牖閒者。以此也。禮郊特牲云。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此蔡義之所繇也。

牖閒南嚮。敷重篾席。黼純。華玉仍几。重平聲篾眠結反純中盾反

牖戶之閒謂之扆。此黼扆之正位也。蓋路寢之北。其中為室。室南其戶。戶東而牖西。故黼扆在其閒。則南嚮焉。經不言戶閒。省文也。敷。布也。篾。鄭氏謂析竹之次青者是也。蓋滅上青而取次青。編以為席。蔡氏謂桃枝席也。禮曰。天子

之席五重。今布而重之篾席則其上重也。周官所謂加次席黼純也。白與黑謂之黼。緣謂之純。席飾也。華玉美采之玉。几飾也。仍因也。蔡氏謂因生時所設也。周官曰凶事仍几。是也。蓋事死如事生。欲其神之來安也。王氏謂此見羣臣覲諸侯之坐也。緣去聲

述曰。牖戶之閒謂之扆。釋宮文。蓋爾雅釋宮言禮者必稽焉。朱子脩儀禮釋宮一篇。其大略也。今言路寢者資之矣

周官司几筵注。引嚮作鄉。說文引敷作布。鄭義見書疏。禮器疏引鄭云。不用生時席。新鬼神之事。故也。非也。周官司几筵云。凡大朝覲。大饗射。凡封國命諸侯。王位設黼依。依前南鄉。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左右玉几。

先鄭云。紛讀爲粉。謂白繡也。後鄭云。紛如綬有文而狹者。繅席削蒲蒻展之。編以五采。畫謂雲氣也。次席桃枝席有次列成文。今攷桃枝竹也。釋草云。桃枝四寸有節。蓋其宜於篾者也。篾說文引作蔑。則文之假借爾。必謂文不從竹而改蔑者。固也。說文云。蔑席織蒻席也。讀與蔑同。繇是推之。易剝初六云。剝牀以足。蔑貞凶。象傳云以滅下也。今析竹者剝而滅之。故爲篾焉。釋文引馬云。篾纖蒻也。引禮者禮器文。周官司几筵云。掌五席之名物。明王位之席五重也。蓋筵席通稱。延之則爲筵矣。藉之則爲席矣。詩行葦云。肆筵設席。其義也。詩斯干云。下莞上簟。言寢席也。而坐席可推矣。今以數重言之。其下莞筵。一重。其上繅席。再重。又

其上次席再重。是以三爲五也。白與黑謂之黼。攷工記文。緣謂之純。釋器文。仍因。釋詁文。周官司几筵云。凡吉事變几。凶事仍几。注云。吉事王祭宗廟。每事易几。神事文。示新之也。是矣。又注云。凶事。謂凡奠。几朝夕相因。喪禮略。非也。鄭於此經篾席。又何以言新之。而不言略之者乎。喪禮。凡復。必以死者之衣。求之以生時之常也。今仍几亦然也。書疏於僞傳言四坐者。謂王肅說皆同。蓋襲王爲之也。

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文貝仍几。底之履反

東西牆謂之序。蓋路寢室外之堂東西牆也。經自西序而東序者。以王殯在西階之上也。底平也。謂蒲平。馬氏以爲靑蒲。是也。綴表也。聯綴之以表其外。謂繢繡也。周官所謂

蒲筵繢純也。凡黼紛皆畫而後繢。經分言之者。互文也。文貝者若餘蚳之貝黃白文。餘泉之貝白黃文。可爲飾也。鄭氏謂此旦夕聽事之坐也。繢音繪 蚳音池

述曰。東西牆謂之序。釋宮文。郭注云。所以序別內外。是也。禮檀弓云。周人殯於西階之上。蓋殯時尚西也。詩大東云。周道如砥。毛傳以砥平釋之。孟子引作厎。則厎者平也。釋名云。蒲苹以蒲作之。其體平也。苹本作平。太平御覽引說文云。蒻蒲子。可以爲平席也。世謂蒲平。馬義見釋文書疏引鄭云。厎致也。篾纖致席也。致與緻通。說文云。緻密也。緜鄭言之。則篾其末致矣。夫篾有其致者。上文稱篾席。奚以知其未致也。牖閒之席。正位也。反不設其致者乎。詩長發

云。爲下國綴旒。毛傳云。綴表也。大戴禮盛德篇云。赤綴戶也。白綴牖也。蓋聯綴之以表其外也。周官司几筵云。蒲筵。績純。注云。績畫文也。然畫純爲畫矣。何績純亦爲畫乎。或曰。釋言云。畫形也。蓋畫成形者。攷工記云。山以章。水以龍。所謂畫也。績分次者。攷工記云。青與白相次也。赤與黑相次也。所謂績也。繇今攷之。所引攷工記者。其上文云。畫績之事。雜五色。其下文云。凡畫績之事後素功。其貫於上下文云。五采備謂之繡。蓋統言之。非析言之也。賈疏云。以績繡皆畫之。又云。凡繡亦畫乃刺之。是也。互詳皋陶謨疏。周官司几筵所謂純者。有四焉。紛畫黼績也。惟無所謂綴純者焉。蓋綴純者其績純也。爾雅釋魚云。餘蚳黃白文。餘泉

白黃文蓋貝之稱名者凡十。斯二者則以文稱也。書疏於僞傳書此坐者謂鄭王亦以爲然。蓋王與鄭同。而僞者襲之也。儀禮士相見禮云。凡燕見于君。必辯君之南面。若不得。則正方不疑君。君在堂。升見無方階。辯君所在。注云。辯猶正也。君南面則臣見正北面。君或時不然。當正東面若正西面。不得疑君所處。邪鄉之。此謂特見圖事。非立賓主之燕也。疑度也。升見升堂見於君也。君近東則升東階。君近西則升西階。繇是言之。則旦夕聽事。非必東嚮也。而可於東嚮言之矣。鄉與嚮通。

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雕玉仍几。雕多條反

豐茂也。謂豐草。王氏以爲豐莞。是也。周官所謂莞筵也。書

雜五色。將繢則先畫也。雕琢也。王氏謂此養國老饗羣臣之坐也。莞音官

述曰。豐茂。釋詁文。詩湛露云。在彼豐草。言其茂也。釋草云。莞苻離。又云。蔇鼠莞。郭注皆以莞席言之。詩斯干箋云。莞小蒲之席也。夫草之小者亦茂。故曰豐。爲易象傳云。豐大也。六二云。豐其蔀。釋文云。蔀。鄭作菩。謂小席。說文云。菩草也。書疏引鄭云。豐席。刮凍竹席。或曰。說文云。凍冰也。又云。刷刮也。則刮亦刷也。周官云。凌人秋刷。言刷冰也。鄭以言竹席之光寒也。今不從者。以言乎豐於文未洽也。書疏引鄭云。畫純似雲氣。畫之爲緣。鄭自一端言之。爾釋器云。玉謂之彫。彫謂之琢。雕與彫通。禮文王世子云。始之養也。適

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注云。三老五更。各一人也。皆年老更事致仕者也。名以三五者。取象三辰五星。此天子之養國老者也。饗禮大於燕。今言饗者。舉其大也。饗禮今亡。燕禮云。小臣設公席于阼階上。西鄉。設加席。公升。卽位于席。西鄉。蓋阼階在東序前也。此諸侯之燕羣臣者也。鄉與嚮通。繇是推之。則王之燕可推也。則王之饗。亦可推也。

西夾南嚮。敷重筍席。元紛純。漆仍几。夾工洽反筍詢上聲又音筍紛音分漆音七

西夾。謂路寢西序外之夾室。所謂翼室也。不設東夾席者。王方恤宅其中也。筍竹萌。其皮爲箬。箬宜編席焉。馬氏謂筍箬箬也。筍古通筠。析之。亦宜編席焉。鄭氏謂筍析竹青

皮也。禮器曰。如竹箭之有筠。元紛。鄭氏謂元組也。漆木汁。

可髹飾者。王氏謂此親屬私宴之坐也。箁蒲侯反箬音弱髹音休

述曰。禮雜記有夾室之稱。夾室者自東堂西堂言之也。書疏以爲夾中央之室。非也。儀禮公食大夫禮云。大夫立於東夾南。今經言西夾。則東夾可推也。或曰。夾非夾室也。夾者東西序外之稱爾。聘禮。宰夫設飧。堂上之饌八。西夾六。蓋西夾亦西堂上也。如其說。則經何以無東夾席乎。經所謂翼室者安在乎。夾室豈不可與堂通乎。筍竹萌。釋草文。馬義見釋文。說文云。箁竹箬也。又云。楚謂竹皮曰箬。蓋馬以爲筍之籜皮也。鄭筍義見禮器疏。周官均人公旬注云。旬均也。易坤爲均。今書亦有作旬者。蓋古通也。今以說文

遺筠字焉。必謂禮器之文後改者固也。經下文云。一人冕執劉。說文亦遺劉字焉。幸而漢天子姓劉氏。皆知其所遺爾。否則不又疑之乎。禮器釋文云。筠于貧反。鄭云。竹之青皮也。顧命釋文於馬義云。筍息允反。又引徐云。子竹爲席。于貧反。蓋徐氏邈之說也。僞傳云。筍蒻竹。徐氏以爲子竹者。猶傳意也。然子竹爲席。則編之而不析者。將何以純之乎。鄭紛義見書疏。說文云。組綬屬。鄭周官司几筵注。所以言紛如綬也。漆者桼之假借也。說文云。桼木汁。可以髹物。象形。桼如水滴而下。蓋詩之所謂漆也。周官大宗伯云。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詩序云。湛露天子燕諸侯也。其詩云。厭厭夜飲。在宗載考。鄭箋云。夜飲之禮在宗室。同姓諸

侯則成之。蓋私燕在室中也。宴與燕通。詩采蘋云。于以奠之。宗室牖下。此大夫之禮也。況天子宗室。其牖下豈私燕乎。明必在夾室也。詩楚茨云。備言燕私。此祭畢之燕。則存乎東序矣。與此宴於無事者不同。儀禮特牲饋食禮云。祝命徹阼俎豆籩。設于東序下。注云。阼俎。主人之俎。設于東序下。亦將燕也。此士之祭畢之燕也。不既在東序乎。況王之燕乎。

越玉五重陳寶。赤刀。大訓。宏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重平聲琬音宛琰以冉反

越。踰也。五重之玉不名者。所寶非在此玉也。蓋古者布席於地。如陳寶席上。則已卑矣。今席置重玉。踰玉之五重。而

陳赤刀諸寶於其上焉所以成大觀也。赤刀者若公劉之詩所謂鞞琫容刀也。赤者刀飾。周尚赤也。大訓者上文所謂文武之大訓也。蓋堯舜禹湯之道。皆於大訓傳之矣。宏璧大璧也。琬圭也。琰亦圭也。大玉與夷玉相次。蓋視夷玉尤遠者。若周書王會篇稱伊尹四方獻令。謂正北。以白玉爲獻也。夷玉。鄭氏謂東北之珣玗琪也。天球蔡氏以爲鳴球。是也。蓋球之天成非人爲者。故寶之也。河圖者易所謂河出圖。聖人則之也。禮曰。河出馬圖。蓋龍馬負圖。神物之寶也。陳寶以重玉藉之。在西序者。陳東嚮之前。在東序者。陳西嚮之前。皆以北爲上。蓋牖間南嚮故也。史於北面敘之。則自下而上矣。寶莫重於大訓焉。成王嗣守大訓者也。

今殯於西階之上。故西序所陳大訓正東嚮之中。貴其爲文德之本也。知大訓必正中者。以大訓旣不在上。必不可在下也。其上大璧琬琰。貴其爲文德之器也。其下赤刀。貴其爲武功之用也。正中。而上文下武。王者之治也。赤刀於下衡陳之。則可以配其上矣。或赤刀不一而配之也。東序不正西嚮之中。以明西序大訓正中之獨尊也。東序惟以上下言之。河圖神物。故上焉。天球亦神物。故次上焉。貴其爲文德之象也。夷玉遠物。故下焉。大玉尤遠物。故至下焉。王者不荒於遠也。必陳遠物者。貴其爲文德服遠人之效也。上文所謂柔遠能邇也。周官天府之職曰。凡國之玉鎭大寶器藏焉。若有大祭大喪。則出而陳之。楊氏以爲示能

傳者是也○謹案易曰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灋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此河圖爲作八卦者觀灋之文也非河圖卽八卦也河圖葢周衰亡之不傳久矣今以易大衍之數所謂五位者列而爲圖一六位於北二七位於南三八位於東四九位於西五十位於中此固易之圖也古如有是圖當在大訓中矣葢書策之圖猶洛誥所謂圖也非所謂河圖也况其推易緯而圖之乃謂神物之本然豈足徵乎

韡必鼎反琫音捧珣音詢玕云吁反璂音其衡音横

述曰說文云踰越也今轉注之釋文引馬云越玉越地所獻之玉也然越非產玉周書王會篇無言南方之獻玉者

僞傳云。於東西序坐北。列玉五重。又陳所寶。蓋傳釋越爲於。以大璧琬琰爲二重。以大玉夷玉天球爲三重。非也。夫寶陳序北。則西序東嚮者。豈大訓亦旁睨而不嚮之乎。琬琰固二重。則六而非五矣。易觀彖傳云。大觀在上。今陳寶者象焉。書疏引鄭云。赤刀。武王誅紂時刀。今無以見其必然也。詩公劉毛傳云。容刀。言有武事也。蓋武事之容也。疏云。鞞者。刀鞘之名。琫者。鞘之上飾。此所以爲容也。周官天府疏引鄭云。大訓者。先王德教。虞書典謨是也。今不出之者。以未顧上文而言也。書疏引鄭云。大璧。大琬。大琰。皆度尺二寸者。鄭以琬琰蒙宏之文也。攷工記云。大琮。十有二寸。此宗后所守之度也。鄭以推王之大璧爾。攷工記云。琬

圭。九寸而繅以象德。琰圭九寸判規以除慝以易行此王使所執之瑞也。鄭以推王之琬琰爾攷工記云。璧羨度尺。好三寸以爲度注云。好璧孔也爾雅曰肉倍好謂之璧。又典瑞注云。羨長也書疏引鄭云大玉華山之球也。今攷釋地云。西南之美者有華山之金石焉。則石也。非球也。釋文引馬云。夷玉東夷之玉也。鄭義見書疏。鄭繇馬而實之也。釋地云。東方之美者有醫無閭之珣玗琪焉。今言東北者。周官職方氏云。東北曰幽州其山鎭曰醫無閭是也。說文云。醫無閭之珣玗琪。周書所謂夷玉也。蓋鄭與之同。僞傳云。夷常也。蓋以夷通彝。然常玉則何寶之乎書疏引鄭云。天球雍州所貢之玉色如天者。又鄭於大玉三者云。皆璞。

未琢治。故不以禮器名之。今攷大玉夷玉殆然矣。若夫名之曰球。雖未琢治。固禮器也。球貴其聲。不以色貴也。釋文引馬云。球玉磬。此蔡義之所繇也。引易者繫辭傳文。引禮者禮運文。注云。馬圖龍馬負圖而出也。或曰。周官廋人云。馬八尺以上爲龍。其出於河者。猶漢武時天馬出於渥洼水中也。僞傳云。伏羲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謂之河圖。傳以爲河圖卽八卦也。論語孔注云。河圖八卦是也。此與書疏引王肅顧命注同。或曰。論語孔注亦僞孔爲之爾。今攷漢志云。劉歆以爲虙羲氏繼天而王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此豈以爲河圖卽八卦乎。虙與伏通。史記云。犬戎殺幽王驪山下。盡取周賂而去。胡氏渭据

之。謂河圖亡於其時也。殆然矣。故自漢世無傳河圖者。迨於宋世華山道士陳摶傳河圖於种放諸人。莫知其所繇始也。其圖爲白黑點者五十有五焉。易之象實者陽也。今白而虛之。虛者陰也。今黑而實之。失其象矣。後漢書張衡傳注引易緯乾鑿度云。太一取其數以行九宮。謂四正四維皆通乎中央也。鄭易注言大衍及四象者。皆以生成之數言之。鄭乾鑿度注云。易有四象。文王用焉。布六于北方以象水。布七于南方以象火。布八于東方以象木。布九于西方以象金。四營而成易。由是而生四六。四七。四八。四九之數。此鄭以緯傳經而爲之說爾。雖然緯因不以九宮爲河圖也。鄭易注云。春秋緯曰。河龍圖發。洛龜書成。河圖有

九篇。洛書有六篇。然則與摶所傳者異矣。蓋摶推九宮而爲河圖也。且通其說於洛書焉而申之者。以爲是圖也。吾儒失之。流於彼家。斯未察歟。朱子宗之。蔡傳從之。蓋喜其數之實。通乎大衍也。而忘其圖之名。襲乎河圖也。雖然。辨其名而覈其實。蓋數之五位存焉。胡氏辨之。而以爲數之五位。卽天地之數。五奇五偶云爾。是言其數而失其數之位也。則過矣。互詳洪範疏。山海經云。伏羲氏得河圖。夏后因之。曰連山。黃帝氏得河圖。商人因之。曰歸藏。列山氏得河圖。周人因之。曰周易。蓋不惟以伏羲言也。伏羲者包犧也。以聲轉而異焉。周官天府疏引鄭云。河圖。圖出於河。帝王聖者之所受。鄭亦不惟以伏羲言也。江氏云。河圖。文王

所受者。墨子曰。天命周文王。伐殷有國。泰顛來賓。河出綠圖是也。周受命所自。故寶之。今不從者。山海經多誕。讖緯皆言河圖。其亦斯誕也。而鄭惑焉。墨子之言。孟子所謂好事者爲之也。此其誕之所從來遠矣。禮運疏引中候握河紀云。堯時受河圖。龍銜赤文綠色。此書緯也。廣博物志引尸子云。禹理鴻水。觀於河。見白面長人。魚身。出曰。吾河精也。授禹河圖。而還於淵中。尸子之言。猶墨子也。宋書符瑞志云。周公攝政七年。與成王觀於河。沈璧禮畢。榮光竝出。青龍臨壇。銜元甲之圖。坐之而去。宋志之言。猶書緯也。若夫晉志則言黃帝創受河圖矣。論語讖則言五老告舜河圖矣。其誕又班班若斯也。綜今攷之。天命之始。將開斯文。

馬圖之象。所謂觀鳥獸之文也。易固著其爲包犧氏也。所謂聖人則之者。此也。謂文王周公受河圖。將言其則之作易矣。黃帝舜禹受河圖。何無所則而作乎。謂劉歆稱河圖洛書相爲經緯。將言禹之鴻範。亦河圖之則也。則箕子言天錫禹鴻範。何不遂言其錫河圖乎。禹於河圖無所則而作也。天何爲而錫之乎。論語云。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此猶檀弓稱孔子。言明王不作。而天下莫能宗予也。其言猶詩之比興。蓋傷時者難言之也。非謂古者屢致河圖。今必思其又致也。漢書儒林傳謂歎已不逢明君。是也。董子謂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賤不得致也。則以辭害意矣。孔子得位。將必致河圖乎。虞書云。鳳皇來儀。召公之詩

云。鳳皇鳴矣。是其再至也。非先期之也。周公謂召公云。我則鳴鳥不聞。於既聞者。懼其去也。非先期之也。論語云。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未聞自決其所致何辨也。且鳳鳥再至。召公歌之。周公言之。河圖數出。何易不言其數出也。然河圖之出。若易若書若論語。皆言之矣。歐陽氏猶不信焉。其亦以世言河圖之多誣也。而欲絕之乎。其弊也則疑經。然以信經故而遂信諸子百氏之書。其弊也則亂經。愼哉。閻氏云。朱子表章四書。有龍駒出於九峯山下。龍首馬身。若負河圖者。父老來賀。以爲與麟至同符。閻氏蓋謂不必伏羲而然矣。顧其言龍駒不虛也。其言若負河圖者。則形容之辭爾。豈河圖云乎。文選典引注稱蔡

邕云。尚書曰。顓頊河圖。洛書在東序。蓋蔡邕從今文也。顓頊者。以大玉夷玉。天球之殘文而譌也。如以爲顓頊氏河圖。則洛書何以不繫焉也。或曰。顓頊者。丹書也。今攷大戴禮云。武王踐阼之日。召師尚父而問焉。曰。黃帝顓頊之道存乎。曰。在丹書。又云。師尚父西面道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彊。怠勝敬者亡。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繇是言之。是顓頊之書名丹書也。非以顓頊名書也。俞氏琰云。天球。玉也。河圖與天球並列。蓋玉之有文者。非也。胡氏云。赤刀。金也。大訓與赤刀並列。亦將爲金之有文者乎。或曰。文德武功。旣皆貴之矣。而又正中而上文下武。何也。蓋皆貴之而不能無上下也。以武功統於文德之中也。古者文武不分途。

一人而兼將相之用。詩六月云。文武吉甫。萬邦爲憲。何其美乎。詩泮水云。矯矯虎臣。在泮獻馘。其美固若斯也。迄於春秋之世。猶不失其美焉。故武功之事。所以使文德之行。詩江漢云。矢其文德。洽此四國。此言召虎武功而終及之也。以武功統於文德之中也。故皆貴之而不能無上下也。詩小戎云。言念君子。溫其如玉。蓋雖秦風之言武功也。不猶以文德言乎。其後秦設武功爵。則異乎古之秦風矣。明太祖以武功得天下者也。而尊孔子文德。罷武成廟大公之祀。則曰。大公鷹揚而授丹書。蓋太祖辯乎武功統於文德之中也。卽辯乎皆貴之而不能無上下也。書疏引鄭云。陳寶者。方有大事。以華國也。今不出之者。楊氏之義。於義

尤悉也。

允之舞衣。大貝。鼖鼓。在西房。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

鼖音墳兌徒外反

此陳寶而無越玉五重者也。鄭氏謂允也。兌也。和也。垂也。皆古人造此物者之名。蔡氏謂皆巧工。中法度。是也。垂。舜共工也。舞衣謂樂舞之衣也。大貝。文貝之大者。紂囚文王時。以之獻紂。殷亡。復歸於周焉。鄭氏稱大傳曰。散宜生之江淮之浦。取大貝如車渠。是也。大鼓謂之鼖。房者。路寢之北。其東西房連中室者也。房當東西夾之北。房之南。戶嚮東西序焉。聘禮記曰。自西階升。鄭曰。負右房而立。此可推也。今陳寶在房。則輝映乎東西序矣。經自西房而東房者。

以王殯在西階之上也。舞衣樂之容。大貝禮之飾。鼖鼓樂之節。貴文德也。其在西房陳之者西方物之所成。禮樂以成德爲美也。舞衣鼖鼓皆樂用焉。今不相次而陳大貝於中者樂之和。分禮之中而爲之。且以禮飾而免於難示子孫以憂患之不可忘。故正其中也。戈兵之近。弓矢兵之遠。貴武功也。其在東房陳之者。東方物之所生。兵以生道殺民也。戈及弓矢皆遞陳。不正其中者。兵宜遠近交資。且臣位不正其中。而物勒工名。弓有和之名。和雖異代之臣亦同臣禮。故不正其中也。大貝如車渠。宜大觀矣。舞衣則椸枷。鼖鼓則或足或楹或縣。戈則柲鐏。弓則虎韔。矢則魚服。今經不言者。以省文而可知也。蓋皆無越玉五重者也。○

謹案陳寶之日喪事嚴矣而有司之命一物之陳皆有精意存焉召公元老其治事之才何如也而紀其事者史文之達使百世下如得之目前亦何如其懿哉中壹之中去聲難去聲攡音移椸音架縣古懸字柲音祕鏄在困反韈音襪

述曰僞傳云允國所為舞衣蓋僞古文允征者允謂國名也繇傳言之是史之為文國名人名不一例也於文未適也禮記明堂位於國名云崇鼎越棘於人名云垂之和鐘彼妄記者猶別其文矣豈古史反不逮之乎鄭義見周官天府疏大傳云西伯既伐耆紂囚之牖里散宜生遂之犬戎取美馬駮身朱鬣雞目之西海之濱取白狐青翰之於陵氏取怪獸尾倍其身名曰騶虞之有參氏取美女之江

淮之浦取大貝大如車渠陳於紂之庭紂出見之還而觀之曰此何人也散宜生遂趨而進曰吾西蕃之臣昌之使者紂曰非子罪也崇侯也遂遣西伯伐崇此文王之免於難也攷工記云車人為車輌長三尺渠三輌者三注云渠二丈七尺謂罔也其徑九尺鄭司農云渠謂車輮所謂牙是也大鼓謂之鼖釋樂文鼖與賁通詩所謂賁鼓也周官天府疏引鄭云此鼖非攷工記鼖鼓長八尺者若周物何須獨寶鄭亦意言之爾夫周物之美固其寶也曲禮云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闑右蓋不正其中也論語云立不中門蓋臣禮類然也月令云命工師效功毋或作為淫巧以蕩上心必功致為上物勒工名以考其誠蓋古之制也曲禮

云。不同梔枷。注云。梔可以枷衣者。明堂位云。夏后氏之鼓足。殷楹鼓。周縣鼓。注云。足謂四足也。楹謂之柱。貫中上出也。縣縣之簨虡也。戈柲詳牧誓疏。曲禮云。進戈者前其鐏。注云。鋭底曰鐏。詩小戎云。虎韔鏤膺。交韔二弓。毛傳云。虎虎皮也。韔弓室也。詩采薇云。象弭魚服。毛傳云。魚服魚皮也。鄭箋云。服矢服也。詩采芑云。方叔元老。毛傳云。元大也。今召公元老。非十亂之班乎。故以治事之才稱也。易小畜象傳云。君子以懿文德。釋詁云。懿美也。蓋史文美矣。其敘而可圖者。今以圖附顧命後焉。

大輅在賓階面。綴輅在阼階面。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在右塾之前。輅音路 阼音胙

輅周官注引作路。綴謂聯綴也。猶漢書言屬車在後也。先謂先導也。次。猶攷工記相次之次。周官巾車之職曰王之五路。玉路以祀。金路以賓同姓以封。象路以朝異姓以封革路以卽戎。以封四衛。木路以田以封蕃國。蓋玉路以祀不以封。明其大也。綴是以降則殺之。玉路之行。殺者屬而相次。尤殺者遠而先導。蔡氏謂王乘玉路。綴之者金路也。故金路謂之綴輅。遠者木路也。故木路謂之先輅。以木路爲先輅。則象路革路爲次輅矣。是也。蓋五路之禮。革路禮之武車也。其餘皆禮之德車也。獨以德車之象路相次者。象路以朝。革路以卽戎。孟子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蓋諸侯不朝。斯王不以朝。而以卽戎矣。此象路與革路。所以相

次也。猶陳賓明文德武功之義也。賓階西階也。阼階東階也。門側之堂謂之塾。今言路寢門內也。面南面也。以門內北面言之。則左西而右東焉。經於階不言前。而以面言之。於塾不言東西。而以左右言之。明北面與南面車轅相面也。自西而東者。敬王殯也。先輅與大輅相面。明導大輅之先也。明綴輅次輅皆從大輅之後也。次輅與綴輅相面。明次輅亦以次而綴之也。周官典路之職曰。掌王之五路。若有大祭祀則出路。大喪大賓客亦如之。蔡氏謂大喪出輅。禮也。殺音饌屬音燭

述曰。輅作路者。周官典路注所引文也。漢書賈捐之傳云。文帝詔曰。鸞旂在前。屬車在後。蓋車行而於後屬之也。故

工記云。青與白相次也。赤與黑相次也。以相反者為相次。今德車與武車亦相反也。曲禮云。武車綏旌。德車結旌。疏云。謂玉金象木四路不用兵。故曰德車。其義也。周官巾車云。玉路樊纓十有再就。大戴禮朝事篇同。禮器郊特牲言大路繁纓一就者。蓋所聞異也。繁與樊通。巾車注云。樊讀如鞶帶之鞶。今馬大帶也。纓今馬鞅。樊纓皆以五采罽飾之。十二就。就成也。巾車云。金路九就。象路七就。革路五就。而木路不言就焉。蓋降殺以兩。木路三就。不言可知也。郊特牲云。先路三就是也。巾車注謂木路飾與革路同。非也。禮器云。次路繁纓七就。郊特牲云。次路五就。合之則與巾車言象革者同。而次路之相次昭然矣。綴與路注引作贅。

書疏輿路疏。引鄭云。大路。玉路。贅路。次在玉路後。謂玉路之貳也。先路象路。門側之堂謂之塾。謂在路門内之西北面。與玉路相對也。次路象路之貳。與玉路之貳相對。在門内之東北面。贅次是從後之言。二者皆爲副貳之車。不陳金路革路木路者。主於朝祀而已。孫氏謂五路之貳。巾車無文。大戴禮朝事篇云。天子乘大路。貳車十有二乘。是大路有貳也。朝於五禮屬賓。則金路以賓。亦宜陳之。今不陳者蓋喪中受朝不迎賓。無所用金路也。此申鄭而言之也。今以周官攷之。道僕於象路云。掌貳車。戎僕於戎車云。掌倅車。田僕於田路云。掌佐車。倅與佐皆貳也。而皆非輿路掌之。然則出路不出其貳也。出路者事死如事生。爲成王

也。非爲康王也。安有以喪不迎賓而不陳者乎。周官車僕云。掌戎路之萃。廣車之萃。闕車之萃。苹車之萃。輕車之萃。凡師。共革車。各以其萃。又云。大喪。廞革車。注云。萃猶副也。言興革車。則遣車不徒戎路。廣闕苹輕皆有焉。疏云。王喪。遣車九乘。此五乘之外。加以玉金象木四者。則九乘矣。繇是言之。五路皆出。遣車且然。則顧命可推也。萃者倅也。皆貳也。鄭釋廞爲興。從釋詁義也。車僕言大喪所興者。亦不言各以其萃也。故典路言出路者。統五路而言。未嘗析言其所出也。僞傳云。大輅玉。綴輅金。先輅象。次輅木。蓋傳不言革也。書疏引馬王者。皆云。兵事非常。故不陳之也。皆於義未悉也。禮檀弓云。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其

上文云。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其曰阼者。士冠禮注云。東階所以答酢賓客也。門側之堂謂之塾。釋宮文。白虎通云。所以必有塾何。欲以飾門。因取其名也。明臣下當見於君。必先熟思其事也。

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四人綦弁執戈上刃。夾兩階戺。一人冕執劉。立于東堂。一人冕執鉞。立于西堂。一人冕執戣。立于東垂。一人冕執瞿。立于西垂。一人冕執銳。立于側階。弁音辨綦音其刃音認戺音祀戣音逵瞿衢虞反銳以稅反

此方傳顧命而兵衛之度也。弁士服。雀弁者。鄭氏謂赤黑曰雀。言如爵頭色也。惠兵器。或曰惠。順也。蓋兵宜順人者。鄭氏謂蓋斜刃也。畢門。路寢門。王朝五門。畢於是門也。綦。

亦作騏。蓋古通也。鄭氏謂青黑曰騏。詩曰。我馬維騏。戈戟也。上刃者。執而樹其刃也。牧誓曰。王左杖黃鉞。又曰。稱爾戈。立爾矛。皆上刃也。凡人衆之會。執兵者必上刃而後可行。且無以刃嚮人之嫌。獨於執戈言之者。舉一以例其餘也。故史於此又獨不言立焉。明其皆互文也。戺砌也。立而夾賓階之砌者二人。阼階亦同。故四人也。冕大夫服。劉兵器。或曰。劉殺也。蓋兵宜斬殺者。鄭氏謂蓋今鑱斧也。鉞大斧也。東西之堂。謂夾室之前。蓋東西廂也。鄭氏謂序內半以前曰堂。是也。戣瞿皆兵器。或曰。戣文從癸。篆文癸象水四入形。蓋兵有四鋒。象癸之形者。韓詩外傳謂物旁出曰瞿。繇是推之。蓋兵有鋒旁出者。鄭氏謂瞿蓋今三鋒矛也。

垂者東西序前之堂廉也。鋭兵器。或曰。鋭芒也。蓋兵得兌金之芒者。鄭氏謂矛屬也。側階。北堂之階也。蓋西房北壖而已。東房中半以北曰北堂。有北階。以其側於東。故曰側階。此達於燕寢者。嚴內外之防。故以大夫主之也。經於立皆不言面者。察覘非常。面無定也。自東而西者。敬王生時之正位也。自牖閒南嚮而言。以執兵者不皆近殯也。○謹案呂氏曰。古者執戈戟以宿衛王宮。皆士大夫之職。無事而燕私。則從容養德。有事而禦侮。則堅守腹心。下及秦漢。陛楯執戟。尚餘一二焉。此制既廢。人主接士大夫者。僅視朝數刻。而周廬陛楯。或環以椎埋嚚悍之徒。豨是言之。古制豈不當采邪。夫方傳顧命。其兵衛若斯矣。則居恆之兵

衛可知也。錢士衡反從音縣陸傍禮反播音眉

述曰。士冠禮云。爵弁服。雜記云。士弁而祭於公。則弁者士服也。鄭義見書疏。其下。自騏義外。所引鄭同。白虎通云。周之冠色。所以爵何。爲周尚赤。所以不純赤。但如爵頭何以本制冠者。灋天。天色元者。不失其質。是也。惠順。釋言文。明堂位注云。天子五門。皋。庫。雉。應。路。是也。路門畫虎。亦曰虎門。鄭騏義見詩鳲鳩及駉疏。釋文云。綦。綦馬本作騏。謂青黑色也。蓋鄭與馬同。說文云。騏。馬青驪。文如博綦也。綥帛蒼艾色也。段氏云。綥綦古今字是也。詩出其東門傳云。綦巾。蒼艾色。其側也。戈鋋。詳牧誓篇。廣雅云。戺砌也。僞傳云。堂廉曰戺。非也。張衡西京賦云。金戺玉階。蓋戺以階言。不以

堂言也。經固言兩階戺也。說文云。戺古文戺。蓋𡿨象人之兩頤也。周官司服云。大夫之服。自元冕而下。則冕者大夫服也。士冠禮疏云。冕者俛也。低前一寸二分。故得冕稱。雀弁則無前低後高之制。是也。劉殺。釋詁文。釋宮云。室有東西廂曰廟。郭注云。夾室前堂。其義也。癸。篆文作𥘅。說文云。象水从四方流入地中之形。蓋戣亦象形也。書疏引鄭云。戣瞿蓋今三鋒矛也。鄭釋戣者。殆非也。經戣瞿別文。豈其同乎。韓詩外傳云。直曰車前。瞿曰茉苡。蓋生於兩旁謂之瞿。古與衢通。楚辭云。靡萍九衢。其例也。或曰。說文云。瞿鷹隼之視也。蓋鷹將擊鳥。必先視之。用武者象焉。故詩曰。時維鷹揚。蓋瞿者。兵可鷹視擊之者也。釋詁。邊垂義同。鄉飲

酒禮云。設席於堂廉。注云。側邊曰廉。是也。蔡傳引說文云。鈗侍臣所執兵也。从金允聲。周書曰一人冕執鈗。讀若允。蔡傳据之。謂鋭當作鈗。非也。釋文云。鋭以稅反。不言說文作鈗。蔡所据者。非古善本說文也。段氏云。玉篇無鈗字。葢玉篇所据尙書作鋭也。廣韻。十七準無鈗字。十四泰曰鋭。矛也。葢所据與玉篇同。毛氏六經正誤曰。鋭。矛屬。說文音兊。廣韻徒外切。今音以稅反。是鋭利之鋭。非兵器也。當從說文音。葢毛氏所据說文作鋭也。繇是言之。說文作鈗。讀若兊。此古善本也。說文又云。鋭。芒也。此後人以鋭譌鈗。遂移分之爾。經原作鋭。或疑衞包改之。誤矣。段說是也。成二年左傳云。鋭司徒免乎。杜注云。鋭司徒主鋭兵者。漢書高

倍於衣之例。麻冕亦不過十五升。蓋今尺一分容九縷焉。
已難成矣。姚氏云。麻冕何服也。曰。緇衣十五升服也。禮言
冠而不言服。則服如其冠矣。是元端服也。釋詁云。躋升也。
隮與躋通。詩蝃蝀毛傳云。隮升也。曲禮云。居喪之禮。升降
不由阼階。注云。常若親存也。坊記云。升自客階。弔於賓位。
教民追孝也。注云。謂反哭時也。既葬矣。猶不由阼階。不忍
即父位也。則今之既殯可知也。顧氏炎武云。顧命中有脫
簡焉。狄設黼扆綴衣以下。當屬之康王之誥矣。自此以上。
記成王顧命登遐之事也。自此以下。記明年正月上日康
王即位朝諸侯之事也。記曰。未沒喪不稱君。而今曰。王麻
冕黼裳。是踰年之君也。今攷顧氏言脫簡者。非也。先王顧

命。蓋傳重之大者也。既殯則當傳之矣。踰年而後傳之。非所以重先王之命也。春秋昭公二十有二年。夏。四月。乙丑。天王崩。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王室亂。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冬。十月。王子猛卒。蓋猛者未踰年之君也。宜書曰子。春秋稱子猛曰王。明其宜爲王者也。今顧命稱子釗曰王。亦明其宜爲王者也。故下文云。王義嗣德。此立政所謂嗣天子王也。蘇氏云。三年之喪。既成服。釋之而卽吉。無時而可者。孔子曰。將冠子。未及期日。而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冠吉禮也。猶可以喪服行之。受顧命。獨不可以喪服乎。此據禮曾子問言冠禮者言之也。蓋以此吉服爲非禮也。蔡傳從焉。然

據冠禮以言此經。非其例也。漢志云。伊訓篇曰。惟大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明。言雖有服。以冬至越茀祀先王于方明。以配上帝。蓋猶王制之義也。茀與紼通。王制注云。紼輴車索。疏云。未葬之前。屬茀於輴。以備火災。是也。蓋越茀者既殯而祭之也。曾子問云。天子嘗禘郊社五祀之祭。簠簋既陳。天子崩。后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又云。天子崩。未殯。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繇是推之。蓋郊社之祭。廢於初喪。而行於既殯也。禮郊特牲云。祭之日。喪者不哭。不敢凶服。此言郊道之民也。而況於親郊者乎。曾子問云。君薨而世子生。如之何。孔子曰。卿大夫士從攝主。北面於西階南。大祝裨冕。執束帛。升自西

階。盡等。不升堂。命毋哭。祝聲三。告曰某之子生。敢告。注云。攝主上卿代君聽國政。禪冕者接神則祭服也。檀弓云。弁絰葛而葬。與神交之道也。有敬心焉。注云。接神之道不可以純凶。天子諸侯變服而葬。亦其義也。朱子語類言顧命者。嘗言此於禮爲非矣。然朱子答潘時舉之問也。又言天子諸侯之禮。與士庶人不同。故孟子未之學。蓋謂此類爾。漢唐新主卽位。皆行冊禮。君臣吉服。述先帝之命以告嗣王。蓋易世傳授。國之大事。當嚴其禮。而王侯以國爲家。雖先君之喪。猶以爲己私服也。五代以來。此禮不講。則始終之際。殊草草矣。卿士詳鴻範繹。鄭蟻義見太平御覽夏小正傳云。元駒也者蟻也。中庭之左右謂之位。釋宮文。鄭卽

位義見書疏。蔡傳云。不言升階者。從王賓階也。非也。位在
中庭。豈升階乎。
大保大史大宗皆麻冕彤裳。大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階
隮。大史秉書。由賓階隮。御王冊命。大音太　奉音捧　瑁音冒　御如字
此方傳顧命而進冊之度也。蔡氏曰。大宗。宗伯也。彤。纁也。
大保受遺。大史奉冊。大宗相禮。故皆祭服。是也。承。薦也。介
圭言承。同瑁言奉。蓋奉而薦之。互文也。介。大也。圭大尺二
寸。謂之玠。鄭氏曰。上宗。猶大宗。變其文者。大宗伯一人。與
小宗伯二人。凡三人。使其上二人也。一人奉同。一人奉瑁。
是也。同。祭酒器。馬氏以爲同者。大同天下也。瑁。玉器。言天
子之德覆冒天下也。攷工記曰。天子執冒四寸。以朝諸侯。

大保大宗奉而薦先王之重器於嗣王。蔡氏謂其有主道焉。故升自阼階是也。書者所書顧命之冊也。御進也。言大史進王以冊命之書也。書稱冊命。則進讀可知也。鄭氏曰。王此時正立賓階上少東。大史東面於殯西南而讀冊書以命王嗣位之事。相去聲 玠音介

述曰。攷工記云。三入為纁。釋器云。一染謂之縓。再染謂之竀。三染謂之纁。竀與赬通。郭注云。淺赤也。則纁者三入之赤也。詩靜女箋云。彤管筆赤管也。蓋彤者纁也。周官司服注云。凡冕服。皆元衣纁裳。疏云。易言衣裳蓋取諸乾坤。天色元。地色黃。土無正位。託於南方火。赤色。赤與黃是纁也。說文云。承奉也。以言此經。則複矣。聘禮記言執圭云。授如

手承。此奉執不足盡承之義也。昭十二年左傳云。奉承齊
犧。則奉而薦之也。皐陶謨言承之者。亦薦之之意也。介大。
釋詁文。圭大尺二寸謂之玠。釋器文。詩崧高云。錫爾介圭。
釋器注引詩介作玠。蓋古通也。攷工記云。鎮圭尺有二寸。
天子守之。蓋介圭也。鄭上宗義見書疏。蓋据周官之序官
言之也。吳志注言虞翻奏云。鄭解顧命康王執瑁。古月字
似同。從誤作同。既不覺定。復訓爲栝。又馬融注亦以爲同
者大同天下。今經益金作銅。言天子副璽。雖皆不得。猶愈
於元。此言鄭失也。孫氏云。虞以同爲冃。非也。經下文言王
受同者。則云三宿三祭三咤。又云。大保受同。是同爲酒器。
故大保可受焉。則不可謂之冃也。江氏云。同圭瓚也。以挹

𠁁祼祭者。祭統云。君執圭瓚祼尸。大宗執璋瓚亞祼。是其差也。經下文言大保者則云。以異同秉璋以酢。蓋彼同爲璋瓚也。則此同爲圭瓚矣。此江氏之申鄭也。經下文云。乃受同瑁。白虎通引同作銅。蓋今文也。虞之所謂今經也。孫氏云。銅亦酒器也。以所飾之金而名也。白虎通云。圭瓚秬𠁁。玉飾其本。金飾其中。君子有黃中通理之道。其義也。或曰。古本惟作冃。鄭本惟作同。非同冃二文兼也。非也。經下文云。乃受同瑁。書疏引鄭云。王既對神。則一手受同。一手受瑁。是鄭本二文兼也。僞傳云。同爵名。從說文義也。今言祭酒器者。上下經文。据以言之。而不質言也。馬義蓋名同之所繇也。虞謂其不得。非也。其於瑁以冒名一例也。冒義

詳堯典班瑞疏。蔡傳引蘇氏云。凡王所臨所服用皆曰御。此以御王爲王御。非也。詩六月毛傳云。御進也。鄭冊命義見書疏。又鄭云。御猶嚮也。蓋以御通迓。言迎而嚮之也。然詩傳之訓。於文尤洽也。禮少儀云。詔辭自右。則大史東面可知也。王正立者。謂北面立也。禮曾子問言君薨而世子生者。則云。三日。少師奉子以衰。子升自西階。殯前北面。其例也。南史沈文阿傳云。千人無君。不敗則亂。成王在喪。禍幾覆國。是以始殯受冊。蓋示天下以有主。是也。

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命汝嗣訓。臨君周邦。率循大卞。燮和天下。用答揚文武之光訓。卞音弁 燮息協反

此大史傳顧命而陳告之度也。蔡氏曰。成王顧命之言。書

之冊矣。此大史口陳者是也。蓋太史讀冊書後而陳告焉。皇后大君也。道言揚續。末終也。謂道言以揚續其末終之命。卽顧命也。曰汝者。蔡氏謂父前子名之義。是也。大史稱曰汝而無嫌者。古人固汝其君也。若皋陶謨洛誥有然也。況其臨之以先王之冊命也。不曰嗣位而曰嗣訓者。呂氏謂訓所以守位也。臨君者。居上臨下而君之也。易曰。知臨。大君之宜。大卞者。王氏謂大灋也。率亦循也。燮亦和也。皆重文。答對也。蓋能答對之。然後能揚續之也。猶詩所謂對揚王休也。大史言曰。大君先王力疾憑玉几。道言以揚續其末終之命。命汝嗣守文武大訓。有臨而君周邦。必率循訓中之大灋。庶柔和平天下。以對揚文武之重光大訓焉。

知音智

述曰。釋詁云。皇大也。后君也。孝經云。非先王之灋言不敢道。則道者言也。揚續釋詁文。互詳洛誥疏。末終詳召誥疏。易未濟彖傳云。不續終也。曲禮云。父前子名。今以汝爲稱。自父子言之也。臨君周邦。文選責躬詩注引作君臨周邦。以易義通之。則臨君是也。引易者臨六五文。中庸云。唯天下至聖爲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僞傳以大卞爲大灋。書疏謂王肅亦同。蓋傳襲王爲之也。卞者弁省文也。詩小弁漢書作小卞。其例也。士冠禮記云。周弁。殷冔夏收。注云。弁名出於槃。槃大也。言所以自光大也。繇是言之。弁者周之灋服也。此大卞所以爲大灋也。釋詁云。率循也。詩假樂

云。率由舊章循灋之謂也。釋詁云。燮和也。鴻範云。燮友柔
克柔和之謂也。引詩者江漢文。鄭箋云。對答也。詩皇矣云。
以對于天下。鄭箋釋對者同。則答亦對也。詩江漢云。召公
是似。毛傳云。似嗣也。詩良耜云。以似以續。續古之人。其義
也。此明召虎於王命之休美。所以對答之者。卽所以揚續
之也。鄭箋以稱揚言之。是矣。然稱揚者豈不爲似續者乎。
詩言其對答之。顧命言其答對之。蓋以轉注而然也。

王再拜。興。答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眇音藐

此王聞顧命而敬答之度也。眇眇微也。禮天子未除喪曰
予小子。蓋自初喪當然。今從而加末稱爾。亂治也。四方何

能而治之。惟自治者。則能而治四方矣。言王聞顧命而再拜。既起。乃答言曰。眇眇然予微末小子。其將能而治四方。以敬畏天威乎。蓋聞命敬之。自恐不能也。蔡氏曰。顧命言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故大史所告。康王所答。皆於是致意焉。

述曰。眇眇。微也。此文選幽通賦。曹大家注義也。引禮者。曲禮文。僞傳云。其能如父祖治四方。以敬忌天威乎。謙辭。託不能。蔡傳說同。詩都人士箋云。而亦如也。此僞傳之說所繇也。今攷於經而者。轉語辭。於文尤洽也。先王之前。無所用其謙辭。此非託不能者也。

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咤。上宗曰。饗。咤丁故反音妬又音託

自此而下二節。既傳顧命而饗祭之度也。經言受同瑁不言受介圭者。省文也。受同以宿祭。不獨言受同而連言受瑁者。瑁與介圭皆玉。必言受瑁而後受介圭可知也。宿與縮通。禮曰。縮酌用茅。縮者。沃酒茅上。留其滓而去之也。左傳曰。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今言三祭。則三宿者。縮酒也。祭。謂祭成王。咤。謂奠其祭酒器也。皆言三者。禮成於三也。曰者。上宗告神之辭也。饗者。告神所饗其祭也。猶禮所謂祝饗也。滓壯士反 共音供

述曰。白虎通云王者。旣殯而卽繼體之位何。緣臣民之心不可一日無君。故先君不可得見。則後君繼體矣。尚書曰王再拜。興。對。乃受銅瑁。明爲繼體君也。此答作對。同作銅。

且引而節之焉。經上文云。大保承介圭。僞傳云。奉以奠康王所位。書疏云。不言受介圭者。以同瑁并在手中。故不得執之。大保必奠於其位。但文不見爾。是不然也。介圭重器。徒奠之而無授受。非禮也。夫受瑁不見所執之文。則王受而奠之矣。介圭當亦然也。凡稱宿者。謂留而去之也。留其滓而去之。則以茅宿酒也。宿古通縮。蓋古字多不加偏旁也。引禮者。郊特牲文。引左傳者。僖四年文。說文引傳。縮作莤。亦古通也。周官司尊彝云。醴齊縮酌。注云。醴齊濁。泲之以茅。縮去滓也。鄭司農云。故書。齊爲齍。讀爲齊和之齊。釋文云。齍子兮反。儀禮特牲饋食禮云。乃宿尸。注云。宿讀爲肅。釋詁云。肅進也。僞傳云。王三進爵。蓋破字釋之。非本文

也。書疏引鄭云。徐行前曰肅。卻行曰咤。王徐行前三祭。又三卻復本位。此鄭破宿爲肅也。且鄭以咤文從宅。宅有居之義焉。遂反乎前進而爲之說。爾釋文云。咤陟嫁反。字亦作宅。又音妬。徐音託。說文作詫。丁故反。奠爵也。馬本作詫。與說文音義同。今攷說文。𡧊从宀。託聲。引此經而說之。蓋從古文也。或曰。咤謂悲咤。猶禮言祝聲三也。然經言王。非言祝也。當冊命而悲咤。可乎。儀禮士虞禮云。祝饗。注云。饗告神饗也。士虞記云。饗辭曰。哀子某。圭爲而哀薦之。饗。注云。饗辭勸彊尸之辭也。圭。絜也。緣是推之。初喪無尸。今上宗曰饗者。當以告神言也。蔡傳云。傳神命以饗告非也。僞傳云。祭必受福。讚王曰饗福酒。此傳据特牲少牢之禮推

之也。若所謂主人受嘏福者也。然禮之言嘏。不與賓異乎。經於大保飲福者。惟曰嚌焉而已。則王不飲福可知也。鄒氏季友云。吉祭尸祭酒。此非吉祭。不迎尸。故王代尸祭酒也。非也。此以酒祭成王也。豈祭酒邪。下文祭嚌之祭。則祭酒矣。蓋其時祭酒者在大保也。不在王焉。如鄒氏言。將此經無王祭成王者乎。非禮也。

大保受同。降。盥以異同秉璋以酢。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大保受同。祭。嚌。宅。授宗人同。拜。王答拜。酢才各反 嚌才詣反

大保受同者。受異同於宗人也。故曰授宗人同。繼又曰大保受同。終又曰授宗人同。明宗人以同授大保也。經言異同貫乎上下文之間。明大保受同。皆異同也。降者。自堂而

降。蓋祭禮之盥。在階下也。盥者盥同。承上文而言。祭禮以盥洗致絜也。異同者。不敢用王之同也。半圭曰璋。蔡氏曰。酢報祭也。祭禮。君執圭瓚祼尸。大宗執璋瓚亞祼。報祭亦亞祼之類。故亦秉璋。是也。蓋大保受顧命。今既冊命於王。王祭之後。大保宜報祭焉。蓋報顧命也。宗人者。對大宗之稱。蓋上宗之小宗伯也。大宗。則上宗之大宗伯。其時贊王禮矣。授宗人同者。將拜。故也。拜者。以既冊命而拜王。重傳命也。王答拜者。皆重傳命也。經又言大保受同者。受嘏福之同也。祭者。祭酒也。祭禮飲酒。皆先祭之。若食之祭于豆間。不忘本也。今以飲福而祭酒焉。嚌者。嘗酒至齒也。蔡氏謂大保在喪。歆神之賜。而不甘味也。若王則喪之主。非徒

不甘味。雖飲福亦廢也。宅居也。蔡氏謂大保退居其所以同授宗人也。拜者旣事畢而拜王重禮成也。王答拜者皆重禮成也。經言降不言升者。蓋此言秉璋以酢。下文又言大保降。則其升可知也。言祭嚌而宅。則酢而宅拜而宅文可知也。皆史之省文也。嘏古雅反歃許金反

述曰僞傳云。受王所饗同。下堂反於篚。蓋傳以爲王以同授大保也。今攷其時。無王所饗同。若禮所謂實爵於篚者。今經無其文也。蔡傳云。大保受王所咤之同。下堂盥洗更用他同秉璋以酢。蘇蔡言之。則同旣王所咤矣。大保何繇而受王所咤之同也。如受之。則經不言大保授王之同於何人。而遽言以異同乎。如謂此下言授宗人同者。卽王之

同則經言奉同瑁者上宗也豈以王之同授宗人乎且上下相牽於文末適也蓋經於大保受同者再言之固連文以明之也蔡於此而分節焉則未察之矣儀禮少牢饋食禮云設洗于阼階東南又云主人降洗爵蓋降盥也則大保可推也僞傳云大保以盥手洗異同然上文言大保承介圭矣豈至是乃盥手乎半圭曰璋詩斯干毛傳文周官典瑞云祼圭有瓚以肆先王攷工記云祼圭尺有二寸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射四寸厚寸黃金勺青金外朱中鼻寸衡四寸有繅注云射琰出者也鼻勺流也凡流皆爲龍口也衡古文橫假借字也衡謂勺徑也三璋之勺形如圭瓚是也蓋以圭爲柄也繅與藻通玉人注云繅藉也雜

記注云。藻藉玉者也。釋詁云。酢報也。蓋飲而報之者謂之酢。祭而報之者亦謂之酢也。易繫辭傳云。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佑神矣。此筵者問而報之。猶以酢稱也。周官司尊彝之職。言以祭而獻者。尊皆有罍。皆云。諸臣之所昨也。注云。昨讀爲酢。諸臣獻者。酌罍以自酢。江氏以言此經。非也。經言秉璋以酢。猶郊特牲所謂灌用圭璋也。蓋報祭也。諸臣之所酢。豈秉璋以酢乎。江氏謂酢者旣獻則自酢也。蓋以下言受同之祭爲祭獻也。則經何以未獻而先酢乎。引璋義者禮祭統文。蔡傳云。以同授宗人而拜尸。王答拜者代尸拜也。非也。將以爲承祼尸言之。則士虞禮有尸答拜之文。王何爲而代尸拜乎。且初喪無尸。檀弓所

以言虞而立尸也。將以爲死者之尸不能拜。故王代之。則成王既殯。豈禮所稱在牀曰尸乎。禮燕義云。君舉旅於賓。及君所賜爵。皆降。再拜稽首。升。成拜。明臣禮也。君答拜之。禮無不答。明君上之禮也。而今之答拜可推矣。儀禮少牢饋食禮云。嘏于主人。注云。嘏。大也。予主人以大福。士虞禮言祝之受爵者。則云。取肺坐祭。嚌之。又云。祭酒。嘗之。其言饗尸者。則云。祭于豆閒。皆祭。始爲酒食者也。僞傳云。大保既拜而祭。傳以爲至是始報祭也。則上言以酢者何邪。蔡傳云。大保復受同以祭。蔡承報祭言之也。則王三祭而禮一成。大保報祭而禮再成。君一而臣二。非禮也。禮雜記云。小祥之祭。主人之酢也嚌之。衆賓兄弟則皆啐之。注云。嚌

啐皆嘗也。嚌至齒。啐至口。蓋嚌者且不啐也。金氏履祥云。大保攝飮福。非也。此非大保之攝祭也。周語云。王歆大牢。韋注云。歆饗也。宅居。釋言文。論語云。居吾語女。蓋宅之爲文。猶居之一言也。

大保降。收。諸侯出廟門。俟。

收者徹禮器也。大保旣降。則有司徹矣。大保不言出者。下文言大保入應門左。則其出可知也。廟門。路寢門。所謂畢門也。變其文者。蔡氏謂成王之殯在焉。故曰廟。是也。廟貌也。顧命陳設多文。皆所以貌鬼神也。史記以爲先王廟者。非也。禮曰。殷朝而殯於祖。周朝而遂葬。蓋祖者先王廟也。周不殯于廟。今諸侯奚于王旣殯而至廟乎。左傳曰。凡夫

人不殯于廟則弗致也此非謂先王廟也猶曰不殯于宮爾服氏之釋傳曰廟謂殯宮鬼神所在謂之廟是也禮曰至于廟門不毀牆遂入適所殯蓋以所殯爲廟也今此經亦然也侯者侯見王也不言卿士者蔡氏謂言諸侯則卿士可知也此結上文以爲傳顧命之終而起下文以爲將朝享之端朝直遙反

述曰儀禮少牢饋食篇其下篇云有司徹謂禮畢而收徹也大傳云廟者貌也引禮者檀弓及雜記文檀弓注云朝謂遷柩於廟是也引左傳者僖八年文杜氏云將葬不以殯過廟邵氏云凡柩行而止皆謂之殯檀弓疏云鄭以爲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故殯於廟此釋傳者皆非也服

氏之義。檀弓疏所引服虔左傳注也。蓋善於經矣。僖三十二年左傳云。晉文公卒。殯于曲沃。鄭志答趙商問者。以爲去絳從祖殯。末世禮異。非也。傳言殯于曲沃。曷嘗言殯于祖乎。雜記注云。廟所殯宮。此言諸侯行而喪歸之禮也。儀禮士喪禮云。巫止于廟門外。注云。凡宮有鬼神曰廟。此廟即士之殯宮在適寢者也。亦其義也。適與嫡通。史記云。二公率諸侯。以大子釗見於先王廟。蓋以牖閒南嚮而下。其陳設者。皆廟中也。今攷周官小宗伯云。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注云。庫門內。雉門外之左右。繇是推之。今諸侯之出廟門也。則二公率諸侯入雉門。而後入應門矣。經何以不言入雉門乎。然猶曰省文也。若夫王在廟中。經不言

王出廟門。又不言入應門。而遽曰王出在應門之內乎。史必無如是之省文也。以是知其非先王廟也。孫氏云。史遷言見於先王廟者。經云。逆子釗于南門之外。此廟門卽南門也。蓋欲申史記而失之也。夫經言南門。其上文無言廟者。何以知爲廟之南門也。且逆子釗者在乙丑王崩後焉。出廟門者在癸酉冊命後焉。其書日固不同也。顧氏云。記曰。周卒哭而祔。而今曰。諸侯出廟門。俟是已祔之後也。此疑其闕文者也。亦以爲先王廟而疑之爾。

王出在應門之內。大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皆布乘黃朱。賓稱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皆再拜稽首。王義嗣德。答拜。應去聲　乘繩證反　奉音捧　壤如丈反

此既受顧命而朝享也。蓋王未釋冕諸侯朝享焉。以受先王命嗣天子王。敬乎其繫天地社稷之重也。皆不敢凶服也。應門之內者畢門之外也。治朝在焉。蓋王出而在治朝也。諸侯者以時祭而至適遭王喪者也。周官言諸侯者曰。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賈氏周官說曰一方四分之。或朝春。或覲秋。或宗夏。或遇冬。藩屏之臣。不可虛方俱行。故分趨四時助祭也。繇是言之。則四時之祭。皆一時而四方諸侯有至焉。故王崩九日而有西方東方諸侯也。二伯分東西而治。言東西則南北兼之矣。大保爲西伯。畢公爲東伯。各率其方之諸侯而入。蓋入則左西右東也。布陳也。四馬曰乘。黃朱黃馬朱鬣也。賓者王以諸侯

爲賓也。洛誥所以言王賓也。稱者賓釋辭而稱其所奉之兼禮也。圭命圭。所以朝。幣合幣。所以享。常禮朝而後享。今以王喪而遽行。鄭氏謂此朝兼享禮也。與常禮不同。是也。曰者賓釋辭所稱也。臣衞者諸侯爲王臣而藩衞也。言一二者衆也。敢者釋辭之謹也。壤猶禹貢咸則三壤之壤。言敢執壤地所出者陳奠之。謂庭實也。禮曰。庭實唯國所有。於再拜稽首言皆者。明釋辭不皆也。鄭氏謂釋辭者一人。其餘奠幣者再拜稽首而已。是也。義宜也。王在喪未嗣位。故以嗣德爲言。蔡氏謂此史氏之辭也。王宜嗣前人之德。故答拜也。吳氏曰。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重耳稽顙而不拜。穆公曰。夫稽顙而不拜。則未爲後也。蓋爲後者拜也。弔

者含者。禭者升堂致命。主孤拜稽顙。成爲後者也。康王之
見諸侯。若以爲不當拜而不拜。則疑未爲後也。且純乎吉
也。答拜。所以正其爲後。且知其以喪見也。朝直遙反屏賓領反趨七喻反重平
聲夫音乎含胡闇反禭音遂
述曰。釋宮云。正門謂之應門。治朝詳召誥。位成疏顧氏云。
傳言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而今召公率西方諸侯。畢
公率東方諸侯。是七月之餘也。不然。七日之間。諸侯何緣
而畢至乎。今攷經上文言七日癸酉者。自乙丑王崩言之。
則九日也。經言率諸侯者。非言諸侯畢至也。如以爲畢至
矣。則下文言侯甸男衞。而不言要服也。豈其畢至乎。蓋未
察其以時祭而至者也。引周官者。大宗伯文。賈氏之義。詩

韓奕疏所引賈逵周官說也。互詳堯典四朝疏。藩與蕃通。廣韻云。嚮向也。二伯分東西而治者。隱五年公羊傳自陝而言之者也。漢宏農郡陝縣。今河南陝州也。樂記云。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蓋記之左右。以南面言。今經之左右以北面言也。書疏引王云。畢公代周公為東伯。蓋其時周公既沒矣。昭二十六年左傳言幣錦云。百兩一布。杜注云。布陳之。今馬乘亦然也。詩叔于田云。乘乘黃。毛傳云。四馬皆黃。蓋一車四馬也。今喪之朝禮與覲禮言九馬者不同。詩干旄疏。引鄭駁異義云。顧命諸侯皆布乘黃朱。言獻四黃馬朱鬣也。今攷定十年左傳云。宋公子地有白馬四。公取而朱其尾鬣。蓋馬之鬣貴朱也。白虎通云。書曰。黼黻衣

黃朱紱。蓋異文也。武氏億云。賓古通擯。賓稱是擯者之辭。非也。如其說則稱曰一二臣衞。何邪。鄭義見書疏。下引鄭同。又鄭云。此幣圭以馬。蓋舉王者之後以言爾。諸侯當璧以帛。亦有庭實。鄭之釋圭。非也。周官云。小行人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注云。六幣所以享也。五等諸侯享天子用璧。享后用琮。用圭璋者。二王之後也。今經之言圭。非享圭也。蓋命圭也。詳堯典五瑞疏。說文云。周書曰。稱奉介圭。蓋多介字焉。詩韓奕云。以其介圭。入覲于王。謂命圭也。大戴禮朝事篇云。奠圭。降拜。升成拜。明臣禮也。奉國土所出重物而獻之。明臣職也。此朝而後享也。凡常禮朝無兼享者焉。經上文云。惟四月。此周之

孟夏。於正歲爲仲春。蓋春朝也。通言之。四時皆曰朝。若孟子所謂諸侯朝於天子也。周之九服。其次五曰衛服。通言之。皆臣衛也。以衆而爲一二之稱。猶曰二三臣也。凡禮之言敢者。皆以明其謹也。昏禮言執鴈者。亦言奠鴈。蓋執而陳奠之也。引庭實者。儀禮覲禮文。蓋庭實所陳。亦在覲禮所享束帛加璧之外也。則此經可推也。祭義云。義者宜此者也。襄十四年左傳云。君義嗣也。引重耳者。禮檀弓言晉獻公之喪也。禮雜記於弔者。則云。主孤西面。弔者入。升堂致命。子拜稽顙。於含者襚者。皆云。子拜稽顙。蓋子者。主孤也。適子爲後者也。含者含玉。襚者襚衣。皆喪禮也。周官云司士正朝儀之位。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

注云。特揖。一一揖之。旅衆也。大夫爵同者衆揖之。三揖者士有上中下。王揖之。皆逡遁。蓋王日視朝之禮也。則無王答拜者也。周官云。司儀詔王儀。南鄉見諸侯。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大戴禮朝事篇同。司儀注云。庶姓無親者也。土揖。推手小下之也。異姓昏姻也。時揖平推手也。天揖推手小舉之。蓋王朝諸侯之禮也。皆無王答拜者也。以此知朝而答拜者喪禮也。蘇氏云。春秋傳曰。鄭子皮如晉。葬晉平公。將以幣行。子產曰。喪安用幣。子皮固請以行。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而又命孤。孤斬焉在衰絰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退。今

康王既以嘉服見諸侯。而又受幣。使周公在。必不爲此。蔡傳從焉。然据諸侯以言此經。非其例也。夫天子之喪。其受冊命也。與禮言祭天地社稷之義同。其不敢凶服。禮也。天子嘉服而受冊命。諸侯既在矣。於是乎諸侯必朝王。明其宜嗣也。朝之嘉服。卽冊命時之嘉服而不敢遽釋者也。若夫諸侯之喪。未冊命焉。白虎通引韓詩內傳云。諸侯世子。三年喪畢。上受爵命於天子。此王制所謂諸侯之世子未賜爵。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者。豈同此王禮哉。然則異國之大夫。來見主國之新君者。亦豈同此朝王之禮哉。

大保暨芮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曰。敢敬告天下。

自此而下四節。以朝而進言。卽申顧命之義也。大保爲冢

宰。芮伯爲司徒。呂氏謂六卿前列是也。經言相揖。則其爲羣臣可知也。相揖承咸進而言。則其爲羣臣之進可知也。蓋冢宰及司徒。皆進與羣臣相揖進也。皆再拜稽首者。明羣臣拜告者同也。曰者。大保一人奏羣臣所告者也。天子者天之元子也。上文所謂王義嗣德者。嗣天子王也。以此明其繫天地社稷之重也。故敢敬告焉。蔡氏曰進告不言諸侯。以內見外。

述曰。周官六卿之制。天官冢宰。地官司徒。實統乎春夏秋冬之官。蓋其前列也。

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誕受羑若。克恤西土。羑音誘

以大邦殷爲言者。蔡氏謂明有天下不足恃也。誕大也。羑

古通𢑱謂天所𢑱也。詩曰。天之𢑱民。若順也。謂天所順也。

天之於民。必付大訓者明善以𢑱之。則無不順者矣。無逸

曰。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蓋天所𢑱而順者。天作君師之

大命也。天大命以所𢑱而順者。文武則以大訓而大受焉。

上文所謂陳教集大命。下文所謂皇天用訓厥道也。恤憂

也。言皇天改革大邦殷天子之命。以殷黍君師。不能大命

以天所𢑱而順者也。惟我周大訓如文武大受乎天所𢑱

而順者。以其能恤茲西土也。蓋以美若爲恤。下文所以言

用奉恤厥若也。文武大受命而能恤天下者。先自能恤一

方而見也。召誥曰。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

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故其言監于有殷者。必曰

而稽天若。今之敬告者。猶召誥也。夫於天若者面而稽之。非卽以牖之乎。

述曰。天之牖民。詩板文。若順。釋言文。孟子云。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蓋以君敎爲師訓也。今詳逸文。蔡傳云。蘇氏曰。羑羑里也。文王出羑里之囚。天命自是始順。又云。或曰。羑若卽下文厥若也。羑厥或譌。蓋蔡以爲未詳也。繇今攷之。經文非譌也。羑里猶牖里爾。今徒曰羑如以牖之一言爲名。不可也。且羑里之囚文王之事。此不可以父統子也。今安得兼言武王乎。釋文引馬云。羑道也。書疏引王義同。詩板毛傳云。牖道也。鄭箋云。道民以禮義。蓋羑與牖其義同也。史記云。帝紂乃囚西伯於羑里。漢書景十三王

傳作牖里。蓋古通也。詩板疏云。牖誘古通。韓詩外傳牖作誘。繇是言之。誘而道之。所以進善也。導古導字。詩野有死麕云。吉士誘之。毛傳云。誘道也。釋詁云。誘進也。說文羊部云。羑進善也。又厶部。羑重文作誘。古文作羑。蓋羑與誘其義亦同也。金氏据說文言之。以爲猶左傳言天誘其衷。是矣。然不承上文大訓而言。於義未融也。詩衡門序云。誘僖公也。論語云。夫子循循然善誘人。樂記引詩云。誘民孔易。亦詩板文也。毛詩作牖。蓋牖則道之明而進之善也。是訓之順也。詩抑云。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四國順之。易繫辭傳云。天之所助者順也。四國順之。蓋天順之也。然則以羑若爲恤者。何也。立政云。嗚呼。休茲。知恤鮮哉。而

於文王云。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又云。國則罔有立政用憸人。不訓于德。是罔顯在厥世。於武王云。以並受此丕丕基。此官人之訓。蓋誕受羑若而克恤者也。即獻民之類也。詩所謂獻民之民。謂人也。上下通言之也。僞傳云。文武大受天道而順之。此以誕受羑為言。於文未適也。江氏云。天改殷之命。惟文武大受而進順之。孫氏云。惟文武大受而善順之。皆於義未融也。

惟新陟王。畢協賞罰。戡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戡音堪遺唯季反

陟。升遐也。蔡氏謂成王初崩。未葬未謚。故曰新陟王。是也。畢。盡。協。合。戡。克。敷。徧。遺。貽也。賞者。天命所以章有德。罰者。天命所以討有罪。賞罰者。文武大訓之要也。凡賞罰之協

於訓者。必協民心而協天命。民心順之。斯天命順之矣。所謂美若也。然非審訓以察於自治之幾。則好惡皆非。而賞罰罔協矣。況其能畢協乎。惟成王嗣訓。盡合乎天命之賞罰。故文武之功有未定者。克定其功。若大誥所謂敉寧武圖功也。用是徧貽後王之美矣。蓋此與成王顧命之義。皆相發也。

述曰。陟義詳君奭篇。曲禮云。卒哭乃諱。蓋謚以易名。則諱矣。卒哭。蓋既葬後也。郊特牲疏云。畢盡也。戡克。釋詁文。貽與詒通。釋言云。詒遺也。今轉注之。

今王敬之哉。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

皇大也。師衆也。六師天子六軍也。六師者民心之衆。天命

存焉。必其畢協賞罰。以天所屬而順者爲其兵訓。然後能張大之。蓋兵訓固大訓之要者也。高祖文王也。猶商書稱湯爲高祖也。詩之言文王曰。周王于邁。六師及之。又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蓋周有六師。始於文王。實天命之。此我高祖文王寡有之命也。武王以之伐紂而無壞焉。成王以之定周而無壞焉。今王嗣訓。敬之哉。敬而得民心。以張大乎六師。將天命亦無壞矣。言天不改命也。○謹案蔡氏曰。張皇六師。召公此言。若導王以尚威武者。然守成之世。多宴安而無立志。苟不詰爾戎兵。則陵遲之漸見矣。故周公於立政。亦懇懇言之。後世墜先王之業。忘祖父之讎。上下苟安。甚至口不言兵。亦異於召公之見矣。可勝歎哉。嗚呼。

是其所歎。非一世然也。且六師之道。衆以張之。則不可一日而弛之。皇以大之。則不可他術而小之。先王之訓。繇乎典謨。皋陶象刑。固言兵也。豈以守成而始言兵耶。詩序曰。瞻彼洛矣。刺幽王也。思古明王能爵命諸侯賞善罰惡焉。其詩曰。以作六師。所謂思古者。文王在其中矣。詩序曰。皇矣。美周也。天監代殷莫若周。周世世脩德莫若文王。其詩於伐密曰。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於伐崇曰。順帝之則。蓋帝謂者推民心之衆而知天命也。是帝有所順。文王順之而無私也。所謂大訓而誕受羡若者。於此見之也。所謂審訓而柔遠能邇者。亦於此見之也。此武功以文德而立也。詩序曰。常武。召穆公美宣王也。有常德以立武事。

因以爲戒然。其詩曰。整我六師。不猶顧命之訓乎。勝平聲監去聲

援音袁又于願反歆許金反羨錢面反

述曰。白虎通云。皇大也。師衆。易彖傳文。釋詁義同。天子六軍。詩瞻彼洛矣毛傳義也。文王之時。以諸侯成六師。及武王爲天子。制六軍焉。周官小司徒云。五師爲軍。司馬敘官云。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王六軍。又云。二千有五百人爲師。今軍師通言者。詩棫樸疏引鄭釋臨碩難云。春秋之兵。雖累萬之衆皆稱師。是也。易師九二云。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此師之協賞也。上六云。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此師之協罰也。王氏樵云。張皇六師。本畢協賞罰而言。是矣。然不承上文羨若而言。於義未悉也。祭

云。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蓋康王謂文王爲曾祖。今言高祖者。謂功德高也。非謂曾祖之父也。昭十七年左傳稱郯子云。我高祖少皡摯之立也。謂其始祖也。昭十五年左傳稱王謂籍談云。昔而高祖孫伯黶司晉之典籍。謂其九世祖也。六師及之。詩棫樸文。有此武功。詩文王有聲文。詩思齊云。刑于寡妻。鄭箋云。寡妻寡有之妻。以言此經。則天命文王。蓋寡有之命也。僞傳云。寡有之教命。傳不以天命爲言。於義未融也。書疏引王云。寡命。美文王少有及之。王於文未洽也。陵遲者。陂陁也。言漸卑也。荀子云。百仞之山。任負車登焉。何則。陵遲故也。詩皇矣毛傳云。無是畔道援取。無是貪羨。鄭箋云。女無如是跋扈者妄出兵也。無如是貪

羨者侯人土地也。論語云。天何言哉。孟子云。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今詩稱帝謂者。大誓云。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又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蓋推民心之衆而知天命也。

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衞。惟予一人釗報誥。

自此而下三節。以朝而答言。即亦申顧命之義也。侯甸男衞者。統舉之辭。故不言采也。周官曰。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采服四歲一見。衞服五歲一見。要服六歲一見。此來見之數。以始爲諸侯來見之歲而數之也。始爲諸侯者先後不同。則一時而諸服有來見者焉。今經不言要者。舉今所見言之。要服適未至也。凡經敘諸服

之文。言其遠者。統其近者。其尤遠者不言。則未至矣。洛誥之脫簡曰。侯甸男邦采衛。其不言要者。未至也。役不及遠也。酒誥曰。侯甸男衛。其不言采者。統舉也。衛遠而采近。告遠則告近可知也。召誥曰。侯甸男邦伯。其不言采衛者。未至也。役不逮及也。遠可統近。近不可統遠。今此經亦然也。禮。天子朝諸侯曰予一人。今稱予一人而名者。蔡氏謂在喪故稱名。春秋嗣王在喪亦書名也。報誥者林氏謂諸侯戒我。故我以誥報之也。蔡氏曰報誥不言羣臣。以外見內。

要平聲之數讀數去聲數之讀數上聲

述曰。釋文云。馬本從此以下爲康王之誥。又馬云。歐陽大小夏侯同爲顧命。今攷於經。當從其同也。引周官者大行

人文。周頌譜疏引鄭云。獨舉侯甸男衞四服者。周公居攝六年。至此積三十年。再巡守。餘六年。侯甸男要服正朝。要服國遠。既事遣之。衞服前冬來。以王有疾留之。此鄭以成王三十七年而為之說爾。蓋周制十二年一巡守焉。鄭推以諸服來見之歲也。鄭亦据周官大行人也。然衞服因王疾而留。則要服雖遠。其義奚可遣之乎。且王疾不得見。又安所得既事乎。引禮者。曲禮文。禮疏引此經而說之云。稱予一人者。以受顧命。從吉。故暫稱一人。是矣。然稱予一人而名。則其異於常禮者也。

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厎至齊信。用昭明于天下。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

付畀四方。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厎之履反　屏賓領反

此統羣臣諸侯而報誥也。丕。大也。孟子曰。穀祿不平。今言平者。穀祿之平也。富者。賞之以祿也。周官曰。祿以馭其富。論語曰。周有大賚。善人是富。則無惡人致富而不平者矣。是大平富也。賞之協也。務。專務也。咎者。罰之以罪也。盤庚曰。非汝有咎比于罰。不務咎者。非不咎也。鴻範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是務德不務咎也。蓋惟於有咎而不可富者。則致咎焉。罰之協也。厎。致也。富則致其賞善之至。咎則致其罰惡之至。富不能齊。而齊之以賞善之信。咎不能齊。而齊之以罰惡之信。賞罰之畢協也。昭光。亦總也。熊羆之士。若牧誓所稱如熊如羆也。謂猛士也。不二心之臣。若盤庚

所稱永肩一心也。謂忠臣也。惟賞罰光明則總有焉。以上
心服而願爲之臣也。此皆足以張皇六師者也。乂相也。端
命正命也。易之鼎曰。君子以正位凝命。訓者大訓也。皇天
用訓其道。猶論語稱天將以夫子爲木鐸也。顧命之篇。成
王首曰審訓。實之曰文武大訓。故大訓爲陳寶之莫重焉。
迨大史告康王者。必曰嗣訓。申之曰文武光訓。今康王推
用訓於皇天。則終以一言蔽之矣。鴻範曰。皇極之敷言。是
彝是訓。于帝其訓。今言天有其道。文武代訓之也。所謂誕
受羑若也。畀與也。屏藩屏也。在存也。下文所謂心在也。我
後之人者。康王我成王也。亦自我也。言昔聖君文武大平
其賞善之富。不專務於罰惡之咎。致賞罰之至。而齊之以

信。用其畢協賞罰者光明于天下。則總有熊羆之猛士不二心之忠臣。足以張皇六師者保相王家。用正命于上帝。皇天用文武代訓其道。付其誕受羑若者與之四方。先王乃命封諸侯而樹四方藩屏。使諸侯存我後之人焉。蓋此與敬告者之義。皆相發也。故謂之報誥也。相去聲

述曰。丕大。釋詁文。引周官者大宰文。互詳鴻範篇。詩召旻云。維昔之富不如時。毛傳云。往者富仁賢。今也富讒佞。蓋不平之富也。釋詁云。務彊也。蓋專務者其力從而勉彊焉。昭二十四年左傳云。君其務德。言專務也。鴻範云。不羅于咎。此咎者惡也。易解象傳云。又誰咎也。謂人有惡而我咎其人。此罰之所繇也。呂刑云。上帝不蠲。降咎于苗。苗民無

辭于罰。蓋罰之以罪也。厎致。釋言文。易乾文言云。知至至之。可與幾也。此致其至者也。大學云。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此不致其至者也。僞傳云。先君文武道大。政化平美。不務咎惡。致行至中信之道。蓋傳以富爲美也。釋言云。齊中也。書疏引王云。文武道大。天下以平。萬民以富。立大中之道也。釋文云。馬讀厎至齊絕句。江氏云。務趣。咎災也。皆說文義也。文武大平富天下之民。使不趣于咎災。致行至中。其誠信用能昭明于天下。蓋與馬讀同。皆於文未適也。夫致至則中矣。論語云。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致至者致中也。齊信者齊之以信。猶論語言齊之以禮也。猶禮言齊不齊以致其齊也。蔡

傳云。丕平富者薄平富民言德之廣也。不務咎者不務咎惡言罰之謹也。文武務德不務罰。又云。厎至者推行而厎其至也。齊信者兼盡而極其誠也。蔡不承上文而言於義未融也。以富爲富民於經病添文也。論語云。庶矣哉。又云。富之。言富民也。承上文所謂庶者而言也。若夫論語以大賚言富者。詩序云。賚大封於廟也。賚予也。言所以錫予善人也。蓋大賚之富言大封而祿之也。自官人言。不自安民言。今經亦言富不言民也。蓋言富民則富善人之義未明。言善人之富。則民之富在其中矣。能官人。無不能安民也。以此見經之善於立言也。昭光釋詁文。詩豐年云。亦有高廩。鄭箋云。亦大也。亦與奕通。釋詁云。奕大也。蓋大總之義

也。互詳皋陶謨疏。又。相詳君奭疏。僞傳云。文武既聖則亦有猛士忠臣。安治王家。傳以亦對既而言。是經所謂則者。於文未適也。蔡傳釋爲而又有。然經何以言則亦有乎。蔡傳云。康王言此者。求助羣臣諸侯之意。夫言求助。是矣。然康王言文武聖德。蓋言其畢協賞罰。能使有人才之助也。非言其既聖而又有助也。如其說。此經當有言予一人釗不德者。若上文所謂眇眇予末小子也。則可矣。今經無其文。是康王以既聖者自比也。欲求助而先自聖。可乎。陳氏雅言云。文武之聖。無賴於助。當時則亦有之。是不然也。文武雖聖。能無助而有天下邪。周官小司徒云。正歲觀教象之灋。徇以木鐸。蓋木鐸者振之以警聽訓者也。論語封人

所稱。蓋言天將以夫子爲訓於後世也。皇侃疏引孔綽云。
千載之下。其人已遠。木鐸未戢。乃知封人之譚信於今矣。
廣雅云。訓順也。蓋訓者所以爲順也。僞傳云。大天用順其
道。此不以訓承上文言。非也。上文言羑若者。羑言訓。若言
順。則經之稱訓。不兼順之義矣。顧命稱訓者六。皆謂大訓
也。釋詁云。畀予也。與古通。予。屏義詳君奭疏。在存。釋詁文。
襄二十六年左傳。稱衛獻公使讓大叔文子云。吾子獨不
在寡人。吳語稱天子訊讓之言云。昔吳伯父不失春秋。必
率諸侯以顧在予一人。蓋在者。心存之也。我義詳康誥疏。
自乃命而下。蔡傳分節於下焉。於文未適也。且蔡於我後
之人。不統以成王言之。則報誥無及成王者矣。敬告者言

成王。而報誥不及焉。非所以爲報誥也。然則康王於此。何以不特言成王也。蓋告者以賞罰言成王矣。康王推賞罰於文武言之。皆以申成王賞罰之義也。吳氏澄云。言先王有臣。所以厲羣臣也。言先王建侯。所以厲諸侯也。

今予一二伯父。尙胥曁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無遺鞠子羞。遺唯季反 鞠居六反

此特呼諸侯而報誥也。羣臣常見。諸侯不常見。故特呼諸侯也。禮。天子稱同姓大國曰伯父。蓋呼伯父則庶邦統焉。尙庶幾也。胥相。曁與也。顧謂顧念也。綏安也。自上而安下者也。臣服猶上文臣衞也。蓋九服諸侯。以藩屛言則曰臣衞。以治事言則曰臣服。上文言建侯樹屛矣。是先王封國。

俾有所安而治事焉。故曰綏爾先公之臣服。猶盤庚言遷國而謂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也。今猶曰尙胥暨顧于先王綏爾先公之臣服。蓋倒文也。厥其也。厥若者謂羑若也。上文言文武誕受羑若克恤西土矣。是先王以羑若爲恤。今用臣心奉先王而恤其若也。君奭曰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亦此意也。鞠子稺子。康王自謂也。言今我一二伯父庶幾相與顧念建侯安爾先公之臣事者于先王。雖爾諸侯身在外服。乃心無不在王家。用以奉先王恤羑若爲無貽我稺子之恥也。稺音稚

逮曰。覲禮云。同姓大國則曰伯父。其異姓則曰伯舅。同姓小邦則曰叔父。其異姓則曰叔舅。此天子呼諸侯之禮也。

曲禮云。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天子同姓謂之伯父。異姓謂之伯舅。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天子同姓謂之叔父。異姓謂之叔舅。繇是言之。則召公畢公皆同姓也。皆伯父也。召公爲冢宰而統羣臣。召公與畢公爲二伯而統諸侯。則呼伯父者內外皆在其中也。今不以言此經。何也。蓋召公爲冢宰。畢公爲司馬。皆在內而非在外也。公羊傳言天子三公云。一相處乎內。則二伯亦在外矣。然召公始封。奚所謂爾先公乎。史記謂武王封召公於北燕也。綏安。釋詁文。僞傳云。庶幾相與顧念文武之道。安汝先公之臣服於先王而慮循之。傳以爲安循。於經病添文也。蔡傳云。庶幾相與顧綏爾祖考所以臣服于我先王之道。蔡以爲安

道。亦於經病添文也。林氏云。諸侯祖父。嘗臣服于周先王。今汝當相與顧安之。顧念不忘。則先公在天之靈。於是安矣。此以爲綏安先公也。今攷綏者。以升車之綏推之也。蓋綏在車上。自下升車者受之以安。故自上而安下。其義皆曰綏。詩烈祖云。綏我眉壽。詩雝云。綏予孝子。其例也。今謂子孫綏爾先公。非立言之體也。詩樛木云。福履綏之。天祿安之也。詩南有嘉魚云。嘉賓式燕綏之。君命安之也。今承上文建侯而言綏者。蓋自上而安下也。詩桓云。綏萬邦。詩民勞云。以綏四國。此僖四年左傳所謂以德綏諸侯也。周官夏采云。以乘車建綏。注云。綏當爲緌。釋詁云。緌繼也。孫氏以言此經。從顧絕句焉。謂庶幾相與顧在我。繼爾前人

之臣服于先王。此破字釋之。非經本文也。其以顧在我爲
言於經病添文也。倒文之例。多士諸篇皆有之矣。詳康誥
政人疏。盤庚云。猶胥顧于箴言。此顧于連文者也。漢書谷
永傳。乃心引作迺心。罔不引作無不。蓋文異而義不異也。
僞傳云。當各用心奉憂其所行順道。蔡傳云。用奉上之憂
勤。其順承之。此不承上文而言。皆於義未融也。蔡釋厥若
者。於文未適也。鞠稺。詳康誥疏。廣雅云。羞恥也。稺子之羞。
禮所謂國恥者也。

羣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反喪服。

此結上文既受顧命而朝享之事也。公者下尊其上之通
稱。史以稱羣臣之三公。及諸侯。故曰羣公。蓋言羣公。則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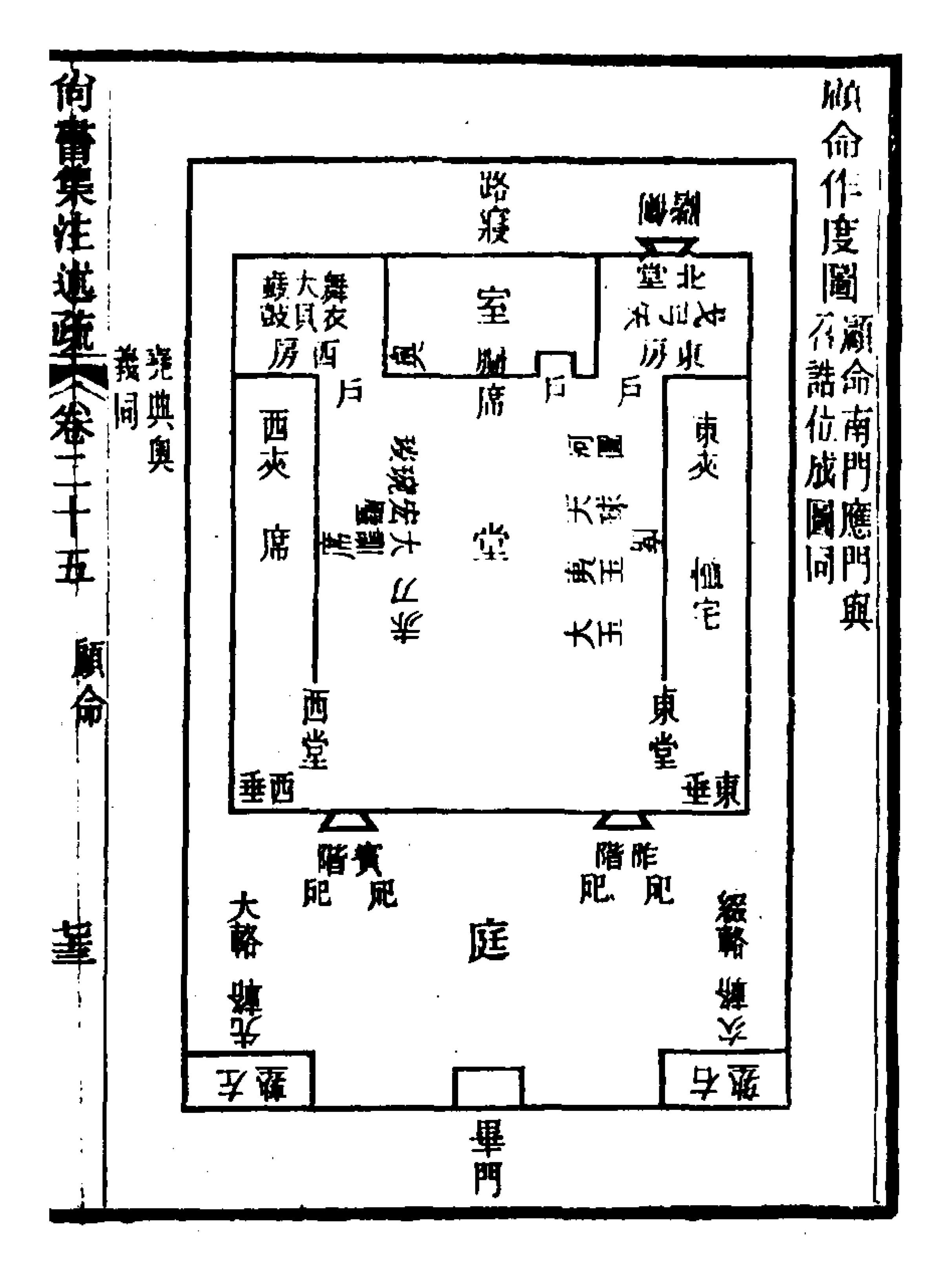
臣諸侯皆統焉。釋冡反喪服。獨於王言之者。明羣臣諸侯之從王也。鄭氏曰。禮。喪服臣爲君。諸侯爲天子。皆斬衰。衰初回反

述曰。春秋書公者。五等諸侯皆然也。則通稱可知也。白虎通云。尚書曰王釋冕喪服。此今本脫反字爾。白虎通引此經而說之云。釋冕反喪。明未稱王以統事也。則所引經當有反字矣。鄭義見書疏。又鄭云。羣公謂諸侯與王之三公。諸臣亦在焉。鄭言諸臣。非也。諸臣之卑者不稱公也。

顧命作度圖

顧命南門應門與孫詒位成圖同

堯典與義同



尚書集注述疏卷二十五終

門弟子校栞於讀書堂